

INTERNATIONAL DIGEST

期六第 卷二第

VOL. II NO. 6

月六年三十三國民華中

JUNE 1944

JUL

著

譯

美國政府戰後處置日本的計劃
史密士

日本投降的條件

時代雜誌等
擬

如何處置戰敗後的日本

洛辛伽

戰敗後的日本

攷倫

不能作姑息的和平

阿朋德

出版

戰後復興問題

報導

戰爭之研究

蒲耀瓊
皎雲

國際文獻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決議案

版出社譯編際國

四川省銀行

資本金總額國幣肆仟萬元

營業要目

本行宗旨

匯兌	貼現	放款	存款	四	三	二	一
倉庫	信託	儲蓄	代理公庫	促進生產建設	扶持特產運銷	調濟全川金融	發展社會經濟
處	專	辦	行	支	行	分	行
各地	全省	遍設	遂合達南瀘自	支	內	成	重
			寧川縣充縣井	行	江	都	慶

總行設重慶 分行設成都 萬縣 內江 支行設瀘縣 南充 達縣 合川 遂寧 代理公庫 儲蓄 信託 貼現 倉庫 匯兌

大 同 銀 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昆明分行

昆明護國路
電話：二四八八

西安分行

西安東大街
電話：八八一

蘭州分行

蘭州中正路
電話：四一八

重慶分行

重慶打銅街
電話：四一九九六

重慶總行掛號 蘭州西州安七〇一四昆明三五八八

譯著

美政府戰後處置日本的計劃

史密斯作

(載美冰星雜誌)

希望不久的將來，日本向我們作條件或別種方式的投降，這在美國政府的戰後設計者，並不是最重意的意願。在日本尚未受到歷史空前的慘重打擊以前，我們不希望它放棄作戰。在東京橫濱等日本各大城市沒有受到我方空軍相當的懲罰，在每一日本人民說未領略到轟炸的恐怖以前，我們不願他們投降。在我們沒有把日本艦隊送沉海底，掃蕩其野蠻的陸軍以前，我們不願它豎起白旗，搖尾乞憐。

這種嚴酷的態度，並非單為了復仇心理。日本對於珍珠港的進行，殘害我們的

傷兵，殺戮我們的戰俘，固屬罪所應得，我們們更有別動機。我們深信為欲奠定太平洋的永久和平，必須使日本人民心目中，留有極深刻的印象，覺悟暴力之終不可恃。這也許要我們犧牲更多的生命，也許要更長更久的時間，但我們戰後問題的計劃者，深信如此可以拯救我們的子孫，不必隔了二十年再來重演這場血的慘劇。

日本在過去從未經驗過軍事上的慘敗。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它打败了滿清帝國。那時滿清朝廷雖屬腐敗而毫無準備，中國政府雖有百兆千鎊，分崩離析，但那

時的日本軍閥仍舊可以告訴人民，這是一
次極大的勝利。在一九〇一—一九〇五年，
日本又戰敗了帝俄，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時候，它又參加在勝利的協約國方面。

這種軍事上每戰必勝的紀錄，日本軍
閥就用來麻醉人民，使他們相信日本陸海
軍有一種近乎神聖威望。我們的戰後計劃
者，認為破除日本人民的這種迷信，消除
軍閥傳統的控制，乃是絕對必要的工作。
我們不欲日本軍閥藉任何和平解決的方式
逃避而暗中仍可以進行整軍，告訴人民他
們並沒有真正失敗。

美國前駐日大使格魯先生，高瞻遠矚
，看到一個危機，就是日本人到自知將要
戰敗的時候，向我們施行「外交上的柔術
」。

格魯最近說：「美國人民必須預先警
覺，對於外交方面的柔道魔術——也就是

和平的攻勢。」他又說：「日本人能以極
度的謹慎，為這種攻勢準備基礎。換句話
說，日本軍閥一旦看清時勢不妙，第一步
就從退休的老政治家中選出帶有自由主義
幌子的人，使之為傀儡文治內閣的首長。
這個步驟表示軍閥獨裁已經失敗，現在改
變作風，而贊成自由主義了。」

這就佈置好了和平攻勢的背境。然後
由這個新首相宣佈，表示日本願於公平的
基楚與盟國議和。

「聯合國國家如果不到日軍完全自侵
略區撤退，就願意接受日本的這個誘惑，
在日本自屬不勝滿意。從使聯合國堅持日
軍退出侵占區為和平談判的先決條件，在
日本人覺得還是值得施此詭計的，因為說
不定藉此可以欺騙聯合國的人民，使他們
對於繼續戰爭，發生猶豫怠惰之心。」

格魯及其他研究戰後如何處置日本問

題的美國官員，他們都認爲日本軍閥着眼於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不在乎一時的得失。如果不是全盤的慘敗或毀滅，他們就繼續爲將來設計，他們的計劃雖或須待五年，十年或二十年方能實現。因此之故，美國的戰後設計者，認爲不僅要使日本的軍閥團體及軍事機構在民衆之前失却信仰，並且要使之日後不再有死灰復燃的可能。

我們在太平洋要毫不留情的作戰，直到日本的軍力完全毀滅，並且還要讓日本人民知道，正義一旦忿怒時候，也是非常可怕的。我們要他們得到教訓，像我們一樣的不喜暴力。

二、

我們先要把菲列濱，荷屬東印度，馬來亞，中國等地的日軍打退，在日本本土各島掃蕩，把日本的海軍送沉海底，在東京的街道上作勝利的大遊行，然後我們給

日本一種基於正義的嚴厲和平。

日本將完全失去它的殖民地，永遠解除武裝，強迫他們幫助中國復興被摧殘的區域，以物資及人力去賠償太平洋的同盟國家，不定期的受同盟國監視；但日本人民可以不必受到日軍占領區人民所受的那種殘暴與不人道待遇。

實際上，日本戰敗於聯合國之後，其大多數民衆所受的待遇較之在軍閥暫時勝利下的生活，還要優良得多。日本國民在我們嚴格的正義管制之下較軍閥的專制暴政，其生活還要寬鬆得多。我們並不要消滅日本民族。我們不過想給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要他們對於自己野蠻狂妄的作戰及侵略行動償付相當的代價。但同時我們在日本人翻然悔悟之後，給他們一種空前未有的光明希望。

日本人一旦以明確的事實證明了他們

欲取世界各國和平視之。意謂其能力，放
棄赫爾國務卿所謂「種族優秀，暴力高能力
的狂妄思想」之後，我們就會給日本人一
種試驗性質的機會，讓它參加國際團體，
共謀世界的進步。在這種試驗期間，要受
密切的監視，顯武主義如有絲毫復活的跡
象，立即要受到嚴峻的懲罰。

美國計劃者認為將來要組織一個太平
洋聯合國管理會議，戰後非限期的監理日
本。這個會議的主要會員當屬美英中蘇四
國，而蘇聯當視其將來是否加入太平洋戰
爭為定。澳洲新西蘭、加拿大及荷蘭當然
也要派代表參加。一旦盟軍在日本本土登
陸之後，該會議就須開始工作。在初時，該
會的活動對於盟軍統帥採取一種顧問的態
度。到軍事行動結束之後，該會正式作爲
接的監理。在實行解除日本武裝之時，應
有強勁的盟方海軍爲其後盾。到後來該

爲不該撤去。在使武裝撤除時候，會議應備
有相當數量的警備部隊，分駐日本國內若
干戰略據點。再到後來，認爲警備部隊也
可撤退之時，則盟方在鄰近日本之處保持
着海空軍據點，隨時要對它起行動。

該會議負責督導盟軍對日本武裝的工作
，包括解除其軍用工業設備。該會並須指
導及督導日本經濟及行政之生活。繼續檢舉
及懲罰日本前戰爭黨首，凡與陸軍將領
及政治家逃避了戰場上懲罰的罪人，一一
不使漏網。日本的一切秘密會議爲顯武主
義發生的淵藪，該會亦應負責加以嚴峻的
壓迫。日本應作何種賠償，盟國監視日本
應分若干時期，各時期的長短如何，均由
該會決定之。

若果美國的計劃者，能夠順利進行，
日本在戰後將完全解除武裝。日本在國際
社會之中，還是半腐化的狀態，將來應有

很長的時間，我們認為不宜把危險的現代武器交託給它。過去日本的海軍軍閥不滿意五五三的海軍比率，現在連這個比率都將得不到，應降而為零。海軍部長諾克斯早已聲言，美國海軍將「根本殲滅」日本艦隊。這個觀點，亦為計劃如何處置戰敗後日本的美國人所同意。

大部份的美國的計劃者，都認為在海軍方面，祇讓日本保留若干小型炮艦以作警備及海關之用。不准它建造軍艦或軍艦的任何零件。

裁撤日本海陸軍航空實力之外，并擬限制日本的民用航空。祇准日本訓練少數的民用航空人員，限制日本公私兩方面的飛機場，並由同盟國嚴加監督。

華盛頓的計劃家且強烈主張，戰後不准日本有保有正規軍隊之權，代以警備隊，而維持國內秩序。此項警備隊不得受任

何軍事訓練，其配備亦僅限輕型武器。我們不欲日本存在任何「變相的軍隊」，為日本軍閥利用為訓練軍官階級的幹部。

美國計劃者並且更進一步考慮到對於日本輸入軍用礦物物資，或金屬品之可以建立軍用工業者，須作無限期的管制。為防止日本的秘密重整軍備，盟國須設立永久性質的機關，隨時隨地檢查日本的軍備及工廠。日本嚴格遵守和平條約中對其解除武裝的條款，為日後允許它參加聯合國組織的基本條件。

三、

在領土方面日本將受一個最嚴重的處分。盟國對它發動征伐世界暴行的罪過。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及蔣委員長早已發出聯合聲明，日本須歸還此次戰爭開始以來所搶奪的領土，即中國的一部分，香港、菲列濱、海南島、荷屬東印度、越南、

馬來亞、緬甸等地。然而這還是剝奪日本偷竊殖民地的初步行動。英美中三國且欲日本放棄其東三省等在中國北部的占領地，並自朝鮮及台灣撤退。

太平洋上的委任統治各島，為日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從德國手裏得到的戰利品，其攻擊珍珠港即以為根據地，此次戰敗之後，委任統治各島自然也將沒有它的份了。美國海軍有獲得該項島嶼之意。不論將來是否委派給聯合國共管美國海軍務必要借用它為海軍根據地，以保障太平洋將來的安全。日本須要損失的島嶼，此外尚有小笠原羣島，馬爾卡斯及琉球列島，小笠原在東京西南六百六十哩，在赴關島航空線上。這些島嶼可以成為美國空軍的鷹巢，以備密切注意日本的本土。

台灣原為中國一富庶之省，一八九五年割讓日本作為議和的條件，將來應歸還

中國。美國政府且也贊成恢復朝鮮的政治自由，朝鮮於一九一〇年被日併吞之前是一獨立國家，其歷史的開始，久在耶穌紀元前的十二個世紀。

日本的本土各島我們不去動它。我們不贊成若干人士的建議，要把日本歸併中國。我們承認日本為獨立的民族，有權威為獨立國家，正像邱吉爾首相最近訪問華盛頓時所說的那樣，我們是爲了使「日本國民去統治日本」。

至於皇室的命運，我們準備讓日本國民去決定。我們以為日本之攻美，天皇也須分負一部分的責任。但我官方計劃者覺得天皇的罪過較輕於日本軍閥，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現在的天皇在日本政治生活中不過是一個傀儡，對於日本的狂妄行為，他僅有較小的責任。在別一方面，我們承認日本皇室對於人民，在精神上

有極大的維繫力。美國若干官員以為強迫消除日本人民的尊皇傳統，等於突然剝奪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如果日本國民仍有保持皇室之意，大西洋憲章原已規定各民族有此權限。但戰後的天皇，不能再掌有陸海軍或禁衛軍了。

在政治方面，我們準備到一個相當的時期，准許日本人民選擇他們自己的政府形式，但其性質自須非黷武主義或非法西斯主義的。然而也有若干美國官員對於日本人民是否有相當的文明程度去履行真正民主主義的義務，不得不表示懷疑。在日本能夠成功地實行民主主義之前，認為必須有開明的分子，積極從事於教育性的指導工作。

在經濟方面，美國官員認為那些適應軍需生產而過度擴張的工業，須大大地縮減。凡戰時未受損毀的工廠，應由同盟國嚴

格管制。用以生產日本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及製造復興中國所需的物資，作為一部份的賠償。

美國計劃者認為，日本戰後如果集中精力於工業、漁業，及商用航海事業，一方面仰賴中國供應它的糧食需要，則較尋覓殖民地以解決其人口問題，方便得多。日本產生着優秀的海員及勞工。假定日本在合理的國際經濟體系中有其適當的地位，則在上述幾方面極有發展繁榮的希望。倘日本能幡然悔悟，安分守己，將來美國政府準備幫助它，公平地獲取原料，以應和平工業的需要。

由此觀之，我們是願意給日本以恢復世界地位的機會的，但有一個先決的條件，就是要停止它的嚴厲的蹂躪清除了他們贖取天皇。而美政府對野蠻行動經過相當的懲罰之後，才能得到這種機會。

日本投降的條件

自美國時代，生活，幸福三樂。戰後問題研究委員會著太平洋戰爭後遺散草議

我們對亞洲的目的，不僅要獲得一個強盛的優盛，以對就日本侵略之罪，並且要實行一種具有遠見的防範，防範於未然，使其復活之不可能。為達到這一個目的，我們至少要劃分兩種毀日本現有的政權。我們或許可以希望，若以堅毅及正的態度對付日本人民，可以促使他轉變太平洋利益與我們取同樣的態度，即安全、繁榮與和平。

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以後，凡在太平洋佔領區以外之其他給養品。

一旦日本到可無力繼續作戰的時候，我們建議聯合國可向其提出下列的投降條件。

乙、在亞洲大陸及太平洋各島佔領區之日軍，一律向聯合國投降。

凡日本所有餘剩之軍艦、軍用飛機、坦克及大砲等一律繳出；日本沿海之一切海軍軍港及防禦設施一律取消；凡

丙、聯合國軍隊在日本本土登陸，作戰時之占領區至少須占領日本之六大城市。丁、暫時海禁日本海陸軍之高級將領，由聯合國之軍隊監視之。

丙、凡日本所有餘剩之軍艦、軍用飛機、坦克及大砲等一律繳出；日本沿海之一切海軍軍港及防禦設施一律取消；凡

除了日本軍事機關的武裝，遣散軍它大部分的兵員，撤銷了它本島以及台灣、琉球、小笠原各島的海空軍根據地，則日本的攻擊力量立刻就沒有了。

丁、暫時海禁日本海陸軍之高級將領，由聯合國之軍隊監視之。

由中田先生的公子益科博士建議，為防止日本攻擊力量恢復，日本至少五十

年須維持解除武裝的狀態。他的請求復有見地的。我們以為在聯合軍佔領日本的期間，可以把日本的軍事力量維持到近乎零度，但長期的控制，使它永遠保持非武裝狀態，事實上有些辦不到，然因空軍在現代戰爭中的特殊地位，就似可以作有效的節制。我們以為可以附帶一個投降條件，日本的航空事業，由美中英荷四國組織集團作獨占的經營，訂定契約，為期二十五年或五十年。這樣就可使日本無法秘密重整武備，也可以使中國及東亞其他的鄰邦不必擔憂日本的故態復萌了。

在給聯合國軍事解放後的區域之中，等待撤退的日本軍隊或軍用交際人員，須暫時給利用為勞動人員，在被摧殘的區域作建設工作。

在從事復興工作的一段時期，控制日本商船一事，應交之聯合國的聯合航運局

日本的造船廠且須供給聯合國以新造的船隻地位，到這一個時期結束的時候，與其他日本的商船一同歸還日本。中國、菲律賓及華南亞亞諸國對於日本侵略給以他們的毀壞，濫施轟炸的摧殘，以及人民的被擄掠，當然有權要求賠償。但我們認為聯合國可以放棄這種特殊賠償的要求。日本戰事失敗，必將給它的經濟機構以一蹶不振的打擊。

但日本在中國吉三省及關內的投資應移轉給中國。因為自世紀以來這種投資乃是侵略的先驅及武力擄掠的果實。在台灣的投資應歸台灣人民所有，作為補償他們歷來所受之經濟的剝削，論及日本的武力佔領。在朝鮮的投資，則移交給新的朝鮮共和國，補償朝鮮的被日佔吞。至於其餘各地，日方投資則須交各該地聯合國駐軍統帥作嚴密的督制，但應予以沒收或歸還。

日本的內政問題

解除日本的武裝，收復被占領的區域，解放被征服的民族，以及加強太平洋的防綫；總計這種種的措施，可以便日本帝國失敗，但因不能改變產生日本侵略的機構與思想體系，所以尚不足保障永久的和平。

如果強迫日本另行組織與現在不同的新政府，或使日本的國家機構作一切實的改變，也未必能產生我們意想中的效果。聯合國所直接製造或扶翼的日本政府，很難得到人民的忠誠擁護，不過像中國的偽滿政府，汪偽政府及挪威的吉士林政府一樣。從事這種政治工作的日本人，其動機無論怎樣優於關東軍領袖的統治，如果能得到聯合國的信任，就會失去戰敗後日本國民的信任。

因此我們並不建議，強迫日皇遜位，

或改變日本的政治機構。如果戰敗後的民衆覺醒起來，竟欲取消所謂「萬世一系的」皇室，我們自然也不去阻礙他們。總之，我們根本希望日本對於軍閥領袖及其附和者，改變態度，而讓日本國民自己去解決他們。

能讓日本自決嗎？

我們知道日本政治及社會的改變，到最後祇能讓日本國民自己去決。但他們怎樣去做，我們覺得並沒有太大的希望。如果他們做得不好，將使我們陷於很大的困境。大西洋憲章的第三點說：聯合國將尊重各民族自擇其願意擁戴的政府形式之權。為限制任意干涉別國的內政，這句話顯然是再明白不過。但亦並不盡然。當艾登說：德國人如欲選擇納粹政權為其政府的形勢，而能安分退入一九三五年的德國國境，則也就沒有什麼不妥之處。他這樣解釋

，引起很多的非議。他如果能細細再考慮一下他此項談話的內容，也會感覺不妥當的。

擬訂大西洋憲章的人，其用意很可能認為對於辨別任何政府是否真正由「人民意願所選擇」，保留有決定之權。如果一國之政府並非由人民所選擇，而係被武力所劫持，則自應加以干涉。即使表面上係人民所選擇，事實上仍舊有忽略真正民意的可能。我們決不能引起這一種煙幕。

戰後的日本政府，除非聯合國可以斷定它，對於東亞的安定秩序必能合作，否則對於日本的內政覺得有自由干涉的必要，而且可以老老實實說，他們有自由干涉的需要。干涉的形式如何不能預先確定。但我們有一點要說明，除非日本能顧及其鄰邦和一切北太平洋沿岸國家的需要，否則將不可避免地不能完全由他去自決。

日本戰敗後的改革

倘不啓發日本政治及宗教的完美理想，民主主義決不能在日本生存。我們建議以聯合國勝利的軍隊駐紮在日本城市作為啓發的工具。我們原不想效法希特勒式的在別國耀武揚威。但上述的措置是必要的。在一二八一年元朝進攻日本失敗的時候，迷信的日本入謂元朝的船，為「神風」所覆沒。日本人以為凡是日本的國民都是神明的子孫，有神力保護他們，對抗他們的敵人，使敵人必失敗。如果中國、菲列濱、印度、英國、荷蘭及美國的軍隊駐紮在皇宮的附近，這種觀念就不難消滅。為軍閥充當工具的神道術士，到了那時也就不能維持他們的威信與尊嚴。

軍閥的威望掃地，人民覺悟了他們罪過之後，聯合國就可以利用天皇被尊敬的地位，作為團結日本人民的徵象，正像利

用明治天皇於一八六七年，推辭幕府一職。到此次戰後，很可能利用現任的天皇來消滅目下的軍閥專政。

進行這步手續，朝廷的本身須有巨大的改變。取消了軍事的炫耀，掃除了天神保護的觀念，將來的天皇必與明治大帝不同，正像喬治五世之不同於詹姆士一樣。日本的朝廷能否使國家渡過失敗，或甚至因而使國家獲益，我們不知道。對這種發展我們也無須寄過大的期望，但有一點我們可以在心頭，在其發展之中，或能合乎聯合國的意願——即人民就其傳統的形式與朝廷協調，肅清日本黷武主義的毒素。

法律裁判

這種肅清工作，聯合國可以幫助日本。日軍在許多戰區犯了令人髮指的暴行。在南京及中國其他各地的姦殺擄掠，以及

酷待中、印、英、荷、美、菲的平民及俘虜，早在戰時的殘暴史上別開了新頁。他們與納粹在歐洲佔區的行為實無二致。這種殘暴行為，大部分的日本民眾是不知道的，更不知道這是出於軍閥首領的指使。我們建議聯合國在日本組織法庭，對於這種指使暴行的日本軍閥，個別予以審詢，就審詢結果予以處分。這種審詢是爲了正義，不是復仇。審詢應公開舉行，按照西洋司法手續，被告有辯護之權，一切手續都應公開。

這種法律裁判，決不能與磨懲一般無罪的軍事領袖相混。被審詢的軍官，必須有彰明較著的犯罪行為。審詢完畢。凡無罪而被禁閉的軍官，應立刻釋放。

一個國際平等的機會

日本收拾戰敗的殘局，以及完成一個新的和平的太平洋世界，或許要經過很多

的歲月。復興時期何時結束，至視日本措置如何。如果日本能恢復議會制度的人民政府，如果能把貴族院減少權力或根本取消；如果海陸軍人的優越地位不再復活；如果神道教消滅，而基督教能恢復其自由；則日本就可以參加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國際秩序。當日本政府能遵循上述或類此的路線進行，證明它復興能力而得與國內普遍的擁護，就可獲得國際的平等地位。所謂平等地位就是說，逐漸參加太平洋會議，參加建立東亞安全幸福的工作，最後成為聯合國世界組織中的會員國。

我們並不是建議與日本和解，或是緩和大家仇敵的情緒，也並不是日軍在瀋陽、廣瀨橋、上海、南京、珍珠港、及馬尼拉的暴行並不像外表那樣的令人痛心。我們祇是到了相當時期承認那個悔悟後的新日本。

日本的將來

戰敗後的日本要解除過去的負擔，決非任何外國能幫它忙的。但在若干方面，美國或許單能再從旁加以促進的助力。在現代歷史上，美國與德國的不相瞭解，無疑增加了國際關係更多的困難。雙方澈底瞭解是不容易的，但我們相信國與國的隔閡雖不能在本世紀，苟採取若干有效的方法，至少可以縮小這種隔閡的鴻溝。我們建議下列一種方法可以用於美日兩國的關係。

我們建議，戰後的美日兩國，除正常的邦交代表以外，交換特殊的情報代表。選擇知名的美日人士擔任，給以外交官的權利，俾與一般的新聞記者不同。各向本國經常發表對方民族活動的報導，其中包括政治、經濟、教育、新聞、文學、藝術等各層面的活動與意向。我們之所以作此建

讓，因為相信這可以幫助日本在戰後世界找到一個地位，同時幫助美國對遠東新世界能發展一種平衡的觀點。

如果戰後的日本適合我們的最高希望，在遠東的進展中，或許可以擔任一個重要角色。數十年來，日本在外表方面實為遠東最進步的國家。就若干客觀的標準而論，至少日本內部的建設是很有成就的。它是亞洲第一個普遍掃除文盲的國家。人民生活水準也相當提高，雖夠不上英美，也可與義大利及其他地中海的國家相比擬。

如果剝奪了它的刺刀，槍砲、軍艦、就日本社會改革的技術標準，則對於東亞社會及經濟的復興，當可有所貢獻。革新後的日本，在東亞自有其地位，為和平及進步計，凡屬聯合國國家都希望戰敗的日本能在這個方面去努力。

日本能夠維持戰後的生活嗎？

日本的整軍，此次的戰事以及最後的敗北，必然地使它經濟枯竭。即就一九四一年而論，平民的生活水準較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間，已降低了一半。迅速恢復經濟的繁榮是沒有希望的。到日本戰敗之後，我們或可希冀我們中間有很多人為日本的貧窮辯護。日本人貧窮是必然的趨勢。

日本的貧窮，大都是咎由自取。它於牛油與大砲之間選擇了大砲，而大砲的賬單又不能不償付。在戰爭期間，土地之中的肥沃成分業已耗盡，非多年不能恢復。許多平時工業的工廠，其配備都移作他用的：除了軍事工業之外，技術並無進步。內部的交通組織亦自消耗殆盡。人力因海陸戰場的傷亡，以及一般人民健康情形的惡劣，消耗得更驚人。償付大砲賬單者不

是金錢，而是無數國民生命與犧牲，殘廢與頹唐。日本喪失其在中國或其他海外各地的投資比上述的損失來，失去一些投資尚屬小焉者也。

如果聯合國希望戰後誕生的新日本，將來能夠參加我們的新世界，則不能忽視這種情態，他們必須知道日本的嗷嗷待哺。因此我們建議，一旦戰爭停止，聯合國一般救濟計劃的福利，同時也須立刻惠及日本。日本被美英荷各國封存的外匯資金，以及聯合國租用日本船隻的租金，都可以作救濟日本之用，其數量之多寡，以及如何實施，則可由將來執行的人去決定。

次之，還須給日本尋覓便利，俾其過去的占領區恢復商業，以獲得糧食。同時還須幫助日本解決它自亞洲大陸及遠東各

島嶼退一百五十萬噸及於救濟民的手問題。協助日本擬具適當的計劃，吸收這大批復員的人民。

日本仰賴於國際貿易者甚大。美國及大多數聯合國的互助協定第七條，曾規定下列的原則：「廢除國際貿易中一切歧視的待遇，」並「減低關稅，」祛除其他貿易的堡壘，這對於日本也是有重大關係的。如果鄰近的中國，東南亞新共和國，菲律賓；以及英美等國都能接受這種原則，國際貿易勢必發達；倘若日本也準備如此實行，日本的地位，也不見得沒有希望。日本失去了絲的市場，紡織業又受劇烈的競爭，起初或許會感覺困難，但日本人民的勤儉機智，一旦在和平的領導之下，日本必能在世界市場得到一個適當地位。

如何處置戰敗後的日本

洛幸伽著

(原文載美國外交政策研究會半月刊書)

國際編譯

卷二第...

目前聯合國對亞洲的主張，固然是要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世界變局
面對太平洋的動盪，日本三
島縱令進入東亞，但日本三
身，而產生新的海東，其目的
法解決經濟政治的種種困難，其範圍不
僅限於日本，並應適於有關的遠
地區。如果西方處於混沌局面，亞洲的
來也不會有和平的進步。東方對其自身的
獨立，故將有與日俱增的發言權。但運用
的數量不能不與西洋發生聯繫。世界其他
地區的局勢，將對東方發生密切的相互
用，尤以美英蘇之影響為甚。

日本善於利用其敵國間的矛盾，增加

了它不少的力量。這當中的流弊，難免於
戰後再發生戰爭。所以，惟有聯合國間的
密切結合，才能啓發亞洲方面戰後的行動，
並使其收到極效。這是不易的至理。聯合
國間彼此意見的相左，當然是難免的，可
是，勝利國苟能熟審分崩離析的危險，就
不會因顧忌它們夥伴的實力，而倒行逆施
其政策。譬如說，美國假使妨礙中國打敗
日本之後的穩定與獨立，美國今日故軍事
努力，以及它在戰後世界的地位，勢將大
大削弱。美國知道了日本贖武士義的根除
，無異除去中國發展的惟一的外來最大障
礙。所以它是否有意澈底根絕日本贖武士
義，有人認為這是一個疑問。苟美國備備

不安，懼怕蘇聯及英國三亞細亞實力，那末對於英蘇兩國之也會發生許多問題。

大多數美國人民，沒有這方面的顧慮。我們須進一步承認美國在現代化的中國及遠東其他地區裏，另有其特殊的利益，而在各該地尋獲的市場及工業機會，亦都包括在內。因為鄰近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的脆弱，是日本統治亞洲的主要因素，所以制止日本侵略的有效措施，唯有使日本周圍的其他國家。這情形，固日本不保德國，並未握住強大的地位，所以更其重要。

• 中國及印度如獲有適量的工業上便利，則在經濟建設各方面，可以迎頭趕上日本，而自緬甸至印度及菲律賓備大之地區，其經濟必大見進步。遠東方面對於新勢力，也許帶有侵略性，但這非不可想像的，但其他國家的賢明政治家，能夠設法避免之。任何和平的措施，固然都不會且

捷亞細亞的現代化，而想將此為精神予亞洲的現代化。這是在有利我們的狀態之下呢？還是產生在不利的狀態之下？

如前所說，和平，不能由美國一手包辦，必須待聯合國的共同和平。中國反抗日本，歷時比其他任何國家的抗日為久，美國在太平洋上作戰的時間和我們的同樣久長，且在該地區的物質損失極大，所以這兩國的意志，應值得完全考慮。對蘇聯的意見亦應同樣尊重，雖然蘇聯和日本還正式保持着和平，但在擊敗軸心國場合裏，蘇聯佔主要地位，而對於亞洲的將來，它的關係也甚深切。這同樣原則，適合於位三亞細亞或與亞細亞有關的其他聯合國國家。除非和平是一致同意能產物，否則遠東的和平，難以維持。

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對於日本「新條件」之一之真確的共同了解。因為「

「無條件投降」一詞，只有就軍事觀點來說，才有其準確的意義。日本敗潰的性質，不僅決定於戰爭的勝負，且應視消滅日本黷武主義的和平範圍而定。我們不難料想，戰敗之後的日本，會處處讓步，但因和平之失策，它在幾年內又將成爲軍事的威脅。日本若自知一般情勢已告絕望，其時它雖然仍有相當軍力，也許願意投降，這並非不可能的。此種動機所在，蓋希望在日本國內經濟及政治體制根本搖墜之前，接受比較好的條件而結束戰爭。日本勢將努力求取不幸中之大幸，並向英美表示妥協的傾向。

因此，許多批評家攻擊對日本訂結不徹底的和平。他們立論根據，蓋謂此種和平僅是此次戰爭與下次戰爭間的休戰。這並不是說，縱使東京願意屈服，戰爭仍應繼續進行，而是說，和平之締結絕不可和

日本負此次戰爭責任的團體稍存妥協，否則，那種和平無異持久的。有一作家爲「決定失敗」下一定義「決定失敗」等於說日本從今之後不能再在中國和印度發展它帝國的野心。另外有人建議「不但要擊敗日本，且須消滅掉它，使它即經長時間的喘息，亦無恢復之能力」。第三個（前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却相反的着重地說：「不論日本人民的領袖如何昏庸，日本民族是無法絕滅的。日本人民必可成爲自由之邦的文明人，必在國際社會裏佔有他們的地位」。但是，不論聯合國家所發表的廣泛目的之條件爲何，成功的要件，端賴於各種具體問題的解決辦法。

應解除日本武裝嗎？

假定戰爭結束後，要由日本人民成立真正反黷武主義的政府，一掃日本生活中黷武主義的淵源，勢須允許新政府調整它

的軍備，反而不該強迫它正式解除武裝。因為這種政權，其本身就是反抗將來的日本侵略之保證。就我們利益立場說，一舉一動固不宜加添它在國內地位的困難。然而，即按下這種想法不提，我們尙可認為，在黷武主義傳統如是根深蒂固的國家裏，開頭最有希望的，是反抗黷武主義勢力的頑固鬥爭的發展，而結果如何，且看後來分解。在這場合中，聯合國苟採取技巧的步驟，防止戰爭早日重演，那麼，對我們算是聰明的辦法，而對日本的和平因素是有益的。可是，這會牽連到什麼？

太平洋憲章第八款要求解除侵略者武裝。據某一中國觀察家解釋，這是指交出日本殘餘的軍艦，飛機和大炮，並破壞其海軍根據地及砲台。另一中國作家主張允許日本存留若干戰艦，以供治安及海關目的之需，並保留若干陸軍以維持國內秩序

。惟此有限的軍備，應歸一個常設國際委員會監督。另一方面，當宣布東京應交出它作戰資源及撤消其兵工廠時，某一英國學者問道，裁減軍備是否將像一九一八年以後的德國情形，日本因卸下軍火生產的負擔，而得到商業上相當的利益。另一美國作家相信日本不能夠被永久解除武裝。他說，鋼鐵廠或汽車廠是否祇製造民用器材或軍用品，我們是無法說明的。

聯合國判斷上述關於解除日本武裝各說時，固宜致慮此種行動之可能結果。解除武裝一事，單獨不能把日本變成和平國家。一般承認，重要的武器雖是戰爭的工具，並非侵略的原因。一個國家，假使它擁有強大的工業和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它是不會久居於低劣地位的，祇就這一點理由去看，日本是否能被無限制的解除武裝，又成疑問了。況裁減軍備其性質只是

部份的，即限於阻止日本之擴張。在戰後困難時期中，日本政府若無充分武力維持國內安甯，勢難存在。在一切實際辦法是：無限制的軍事佔領日本，或使成立完全依靠外人刺刀的日本傀儡政府。可是，這兩種辦法，都不是將來的好現象。且限制日本武裝之用意，不僅在於使日本海軍現有機構，並欲改造此種組織，使其擁有實力，實現與前不異的計劃。即抵抗黷武主義，和建立新領袖制度。

另一方面，這些考慮並未證明一時解除武裝，是欠聰明的政策。所謂一時解除武裝，即一方面使日本保有水平線上的武力，一方面又使它不能運用這武力從事侵略。事實上，一時解除武裝，既可引起和平發展的機會，又是削弱日本的黷武主義者。威瑪共和國雖然規避了凡爾賽條約，但德國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尚確有解除武

裝，以維持和平，反對勢力若能有力的聯結一起，也許可阻止納粹發動戰爭。由此可見解除武裝本身只是表面上辦法，戰後日本政府能維持，而聯合國則禁止日本侵略者，這是一極其重要的決定因素。

在國際法上，有一種看法，一方面主張一國限制其軍備，和國際法各國之義務之計劃，日本的解除武裝大有成功希望。這可打破日本消滅滿洲國的疑義，同時並指明在於日本一時及部份解除武裝的辦法，並非純粹懲罰性質的。總之，如健全的集體安全制度，先以遏止侵略者，然後要他一切國家逐次同意減縮軍備，那末，遠東和平的延續，恐難保證。

應破壞日本工業嗎？

工業十分發達的國家，是否被永久解

除武裝的。有一批評家爲了這理由，主張完全破壞日本工業，「日本任何工廠一塊磚頭也不許存留，因此日本國內沒有一部電力發動機，或一個蒸汽或汽油的引擎，甚至連化學試驗室以及關於製造學的書籍都不許有。」另一主張毀滅日本的「戰時工業，重工業和機械製造業」，或是把這些工業遷至爲滿目的亞歐各地區，以策復興大計。日本的輕工業，也只允許它製造民用物品，以防迅速恢復日本的軍力。

第三個作家可從另一角度檢討這問題。他主張我們在作戰的時期，必利用空軍轟炸，毀滅日本的主要城市及日本的工業機械，因此給日本以教訓，免它再想將來侵略的新計劃，同時這也許給日本發展「新局面」的機會。

不錯，在戰爭結束之前，轟炸敵人的若干重要工廠，固可使日本的經濟發展倒

退幾年，但日本似不至支撐戰局，直至它主要的工業工廠完全夷爲平地始止。日本敗降之際，可能在它還保有相當機械力的時候。聯合國在此環境下，聰明的辦法是允許日本保留它全部殘餘的工業。

聯合國苟計不出此，勢將陷數百萬日本國民於饑餓與死亡。當日本經濟過去在純農業時代，它維持約二千八百萬至三千萬的比較安定的人口，額外四千餘萬的人口，在近百年中是靠工業及對外貿易之勃興才有辦法維持生存。日本一切工業的毀滅，甚至毀滅它的主要部份，必使日本處於不可思議的荒蕪狀態中，依靠舊而不適用的方法謀生。毀滅日本主要工業的企圖，絕不只有促使日本人民和他們的贖武主義者同風一氣，並種下日本對它現在敵國的舊仇新恨。此種政策縱使成功，日本將變成了殖民地，屈服奴化的程度，比今

日它加諸各佔領區的還惡化。這和毀滅日本黷武主義及發展日本和平社會的健全計劃相去太遠了。

這並不是說，在某一時期中，對日本工業不能加以相當限制。假使日本部份地解除了武裝，關於製造坦克，軍用飛機，海軍船隻及其他戰爭器具等，自然有相當範圍的禁止。日本工業出品的監督，因此變成需要的，或且就由聯合國委員會來負責。但聯合國若認為此種情形是永久的，或為報復計，為所欲為，或存心除去商業上的競爭者，這都不算聰明的想法。聯合國關於此種計劃的措施，縱使有人贊同，也不能成立，且就邏輯上看，迫使日本陷於殖民地地位的政策，怎能在致力解放亞洲殖民地和建立現代中國之初，同時並行？而這些步驟，却是遠東和平所必需的。聯合國應管制日本的國外貿易嗎？

苟如我們不想迫日本回到農業經濟時代，陷其人民於饑餓，只想在某時期中禁止它自由製造軍備，那麼日本的主要經濟決策，却是集中於消費品的生產，銷售於國內和海外。由於日本歷史上諸理由，國內市場狹小，當日本剛剛戰敗之後，國內市場即在最有利環境下，銷路當亦不廣。所以國外市場對日本工業比往昔更形重要。日本也十分仰賴原料的輸入，以維持其工廠。它也依靠若干農作物的進口，供作食糧，惟需要程度上稍差一些。迄至戰後，此種依賴性可能增加，蓋因其整個海外帝國喪失殆盡。東三省的大豆，台灣白糖，以及各佔領區的米，那時節都要付給代價，或在物物交換協定下運出貨物交換，或以黃金償付，目前的日元絕對不行了。物物交換制度，其本身等於貿易的權利，因為日本只有向外推銷日貨，才能

得到黃金。日本苟無法經營進出口貿易，就不能生存，這是顯而易見的。

另一方面說，聯合國應該關切日本國外貿易，並非全無理由，因為日本主要原料的進口，多半由美國輸入的。而這原料幫助它準備戰爭。同盟國家也許想在日本縮軍的時期中，對日本主要原料的進口，加以「科學司法的管制」，作為監督日本工業的另一辦法。這政策可能特別收到功效，因為日本國內極缺乏主要的礦產物。這些物資的採購，其數量應只限於製造民用品及製造特許之軍火的所需。

然而抵制日本向國外推銷貨品，或不让它獲取此種生產品的原料，是沒有理由的。日本貿易在亞洲的復興裏，有其相當重要的地位。況因亞洲各低價市場之需要，其他工業國家未曾充分供應，日本貿易因此益形重要。比較繁榮的日本，也會成

為有價值的世界市場。同時，我們還可希望，日本社會如能欣欣向榮地走上復興大道，結果生活標準的提高，逐漸將提高日本出口貨物的價格，而在市場上減少了便宜的日本生產品的競爭。

應推翻日本帝國嗎？

關於杜防將來的日本侵略，其最有效辦法是推翻日本帝國。換句話說，日本不僅應喪失其一九三七年以來所侵佔之領土的一切統治權，即下列各地也要歸還原主。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後佔領的台灣，一九一〇年割據的高麗，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所取得的太平洋各代管島，和一九三一年至三三年強佔的偽「滿洲國」等等。後者包括東北四省及內蒙之一部。這些領土有三種共通性：一，各該地住居有非日籍的人口；二，各該地受日本專橫的殖民地政策的統治；三，各該地成為日本向外

擴展的重要據點。台灣是海空軍重要根據地，是日本和它南鄰帝國的主要時空基地。鎖鑰。日本向太平洋各代管島是日一攻戰珍珠港的跳板。高麗和東北四省是主要戰爭原料的泉源，且擁有重要的戰略工業。高麗是佔領東北四省的根據地，佔領東北四省，東北四省又被用作進攻華北的跳板。這兩個地區，都可用作進攻蘇聯的根據地，一九三八年朝鮮滿洲與西伯利亞邊境的張鼓峯戰事，以及偽滿及西伯利亞邊境上不斷發生的大小衝突，都是例證。況東北四省已久成爲關東軍的根據地。而關東軍是日本政界裏最侵略的黷武主義團體，如欲奪盡關東軍聲威的主要來源，就得乾脆給日本黷武主義以最嚴厲的打擊。

關於廢除日本在上述各地的權威一節，雖爲作家們一般認可，其實人各一說，意見紛紜。且當勝利愈接近時，分歧的意

見可能愈趨於明瞭化。有一政論家主張，日本通過極長時間後，可取高麗爲它的代管地。另一個聲稱：「台灣應適用中國的習慣，並採取與中國同一的幣制。但就聯合國需要台灣爲根據地的觀點論，將台灣列入中國版圖似乎欠妥」。第三個聲稱，東北四省既須歸還中國，但中國人應同意，取逐漸步驟消除日本在該地區的經濟利益。

這些建議，似乎太忽略了主要問題。我們的目的雖不願給日本無須有的困難，但我們重要的關切，是要消滅日本的黷武主義，加強聯合國間的聯絡，並冀立光明的國際秩序。如日本弄得殘其地國家，縱使程度有別，未免也和我們解放一切國家的目的相背。東北四省及台灣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意識，以及高麗的三千三百萬人民，却是生龍活虎的力量，和平締訂者們

不容忽視，而招引將來嚴重問題，否則，不但在上述各地會發生反感，連中國也不能例外。一切建議，大凡損失中國主權的或是阻礙中國充分利用日本在東北四省及台灣發展的經濟便利，藉以復興戰爭蹂躪各地區者，中國都將萬分憾之。

關於領土問題的最好解決辦法，要乾脆，不要拖泥帶水，東北四省及台灣暨其一切財產應歸還中國自己統治，並成立高麗獨立國。委任代管各島，人口不多，散處各地，現時又沒有真正的民族主義情緒，姑可委歸聯合國管轄，雖則一般情緒贊成由美國去管轄，不論如何，皆當細密注意當地人民的福利，並逐漸使人民干預政治。

日本殖民帝國的喪失，將實現日本所謂的一地理上的縮軍。「欲談侵略，而沒有大陸上的立足點和島上的根據地，其可

能性之形中大減。日本的殖民地網，乃是七十五年來苦心孤詣的計劃的產兒，這值得我們注意。而其計劃的完成，還有賴於三強同盟的鞏固與同盟；先與英國，近幾年來則與美國。我們應當自日本勃興以來世界上的國際變化，不疑懷疑日本是否能夠準備充實其再走上昔日的路徑。

日本應付賠款嗎？

我們對於一九一四年同盟國戰後德國所得的經驗，業已完全覺悟它的毫無益處。雖說德國人自己極力想法贖債，但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力量付出如許大量的金錢，何況又處在戰後的環境之中？若要它有能力償付，除非它的出口貿易無止境的擴增，或是從外國借來驚人數字的債款。至於以實物賠償，歐洲已發生下列情形，蓋工業品的輸送，有時激起收貨國家的莫大的恐懼，只怕自己國內這些物品的

產量將因此而一落千丈。

金錢償付的反對論，雖遍於亞洲，但並不反對以實物賠償。因為接受賠償的國家如中國等，工業並不發展，談不到競爭。結果，在理論上，日本運出原料，和製成品不但不破壞中國的經濟，且對中國的復興極有裨益，而賠償的負擔縱使是短期的，日本經濟能力也不許可，且看它遭遇的其他困難就可想見。再者，日本若果沿着和平的範圍發展，應該給它再生的機會，不宜一開頭就給它困難，因此，我們提議，賠償只限於交出各佔領區中日本戰爭結束後所遺的經濟建設。

應軍事佔領日本嗎？

戰後軍事佔領日本之說盛行於美國，其主要的在於報復日人，給他們「恥辱」。有時他們雄辯道，要給日本人以恥辱，他們才能深刻覺悟戰爭之不足憑藉，和失

敗的重大喪失，可是，政策的實施，其目的若在於嘵嘵不休奚落失敗，勢將引起日本方面增長的怨恨和挺而走險的態度。這是很可能的。假使日本本土未被侵入，而失敗的結局，僅是本國境外的處所被佔領，和三島上所受空軍攻擊，這種現象，可能性是很大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軍事佔領將為敵人無條件投降後故意的政策，而不是遂行戰爭所必要的行動。因此，我們必須檢討軍事佔領的正當理由。

關於主張懲罰日本戰爭罪犯，以及監督日本初步履行一時而部份的解除武裝一節，似有兩種理由。前項目的在短時期內可能達到，也許不出幾個月。但管制解除武裝，需要較長的時間，然而我們於種種的困難，以及將來結局的莫測，對於軍事佔領是否應支持至一年以上，而此項佔領除為日本新政權定下大局外，是否還有其

他目的存在，不能不表示懷疑。何況萬一在日本失敗之時，或是失敗後不久，能夠建立一般滿意的日本政府，那麼外人的管治並無理由。縱使要佔領，也能限於若干戰略的要塞。至佔領時間之久暫，切實要看日本人民建立反黷武主義政權之國內進步如何而定。又軍事佔領實為反抗日本黷武主義者而發，不是反對整個日本，絕不露出報復的神氣，這也是重要的。

同誰締訂和平？

關於聯合國和日本什麼對象締訂和平一事，意見紛紜，有些觀察家方言，日本海陸軍部應完全負擔戰敗的責任，而簽訂和平條約。有的主張只好和推翻日本軍閥的勢力締訂和約。前者立論的出發點，蓋以簽訂凡爾賽條約的德意志共和國，備受德國非民主的團體，尤其是納粹黨的指摘，斥它懦而無能，謀國不忠，沒有愛國心

等等。其實，這種「罪狀」尙未擊中魏瑪政府的要害，它的最大弱點是和國內敵黨的大大妥協。萬一魏瑪政府決心打倒黷武主義的普魯士階級，休讓它支配軍部，決心消滅納粹黨，決心善為處理德國國內諸問題，那麼和約之簽訂，即使極不利於德國，亦非全無意義的。

同樣的，萬一有一非軍人的日本政府，和聯合國締訂了和約，苟使這新政府真的去肅清黷武主義者，那麼魏瑪政府的覆轍並非不可避免其重演。我們與之談判的日本分子，以及永久和平所需的政府方式，二者間的區別，這裏必加說明。東條自己並無理由反對無條件的停戰。這對於日本人民之領悟武主義領袖的失敗，事實上並無小補。但東條一般軍閥萬一先被日本人民推翻，我們可不能堅持要他們再上場，締訂休戰協定。反之，聰明的辦法，

似該和答應實行和平政策的非軍人政府經訂永久和平條約。也許有人反問，和東條或其他軍閥訂結休戰協定，會幫助他的黨羽保留着勢力，惟戰敗政府雖贊成停戰而結果仍喪失權力者，歷史上不乏先例。此外，這看聯合國是否認識，援助反黷武主義的日人爭取政權，就是他們自己的利益。擴大此種援助的一獨方法，却是懲罰發動戰爭的文武罪魁，因為他們主張侵略。最好讓新日本政府自己審問戰爭罪犯，至少也應讓它列席參加。但如日本參加事實上行不通的時候，這項工作祇能由聯合國來擔任了。

日本人民應負戰爭責任嗎？

一般日本人對其國家侵略戰所負責任之大小，難免影響聯合國的和平計劃。上文所提出的若干條件雖很苛刻，我們皆認為日本人民不該承受和他們領袖同樣的罪

惡。一切努力應注意避免日本人民和黷武主義者的界限，以便加速和平的日本的發展。可是有人持着不同的觀點，下文所引的一段話，乃是有力代表：「我們記住這裏被黷武主義黨羽所利用的，全不是有理智的人民，而是七千五百萬的瘋狂者，準備為國家的訓令而犯種種的罪惡」。

這論調正確嗎？不難得很，大半日本人這他們黷武主義者容易支配的工具，因此，他們在戰時和戰後應負責任。其實，若有人不清日本將來在遭遇上及國內改組上將面對何種局面，那麼就是最任性的觀察也不必憂慮，日本人民不會不感覺到他們生活的危險大禍。但日本大多數人民，是否真受他們領袖的慫恿而從事侵略呢？認為他們過於侵略的觀點，一般的根據是心理和宗教的特殊性。譬如說：「日本人墮於許多事件之發生，莫不證明他們

是因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的使然。他們的觀念，以及這種環境都須改革。

假使聯合國國家承認此點，必把日本人民當人看待，他們不是野蠻人，也不是神經病患者，也受着殘酷戰爭機構的慘酷待遇。他們之中也有人反對統治者的行爲；許許多多會積極的承認了，但可能的，大多數人是消極地暗裏表示同意。主要的責任，應由日本領袖負責，因為是他們這般大權在握者，濫用了權限。日本人民處於落伍社會制度之中，他們的意願從來不被致慮，也不容許他們有真正自由的選擇。

這不是說，可以放縱日本人民一味支掌戰爭機構以至自取滅亡。一方面若有人驅使他們更趨接近於日本統治者，那就不會有人來促使他們放棄現在的作風。宣傳方面須切實告訴日人，和平的日本，在世界上有其光榮的地位，但他們愈延長戰爭

，而他們取得這地位之困難愈多。

新日本之路

迄今為止，日本的統治者對於海外擴展政策已經意見紛歧，而在戰敗之前夕，可能發生嚴重的齟齬。那時候的大問題是日本領袖間是否會發生真的分裂，或是，他們會否設法維持團結一致，以迄戰爭結束為止。這個答案，大受日本人民之反響的影響，甚至要視此而決定。那時候，日本人民也許疲於奔命，需要和平，也許要戰爭至力竭聲嘶，誓願作古時傳統及忠順的奴隸。究竟如何，只有看事情演變，但若假定日本人民的士氣無法動搖，實爲不智，而且違背了史觀。難道我們敢相信日本人民和其他一切人民根本兩樣，甚至在極端困難之下，還超出人類行爲的共同性的常態嗎？

若干日本人民不願在戰場上投降，有

其具體條件的因素：諸如嚴厲訓練他們不准投降：近幾年來日本的勝利，以及最近西南太平洋及阿留中羣島的戰爭，並未動員大批軍隊，而只派遣較小的兵員。假使日本大軍遇到重大的潰敗，昔日的教條可能失去勢力。況在戰爭將告結束階段裏，日本須更多方面抽召人力，而這些方面的人，體質和教練都與以前的兩樣。萬一日本顯然要打敗仗，或是日本政權要轉變，日人希望生還本國，並不覺得投降是羞恥。因此日本的將來，必須觀察其戰敗的情景而定，不宜全看它現在的局勢。

戰爭潰敗對於日本生活的影響，誠難想像。它將動搖安靜的局面，並解決了神明子孫的奧妙。日本從來沒有打過像現在這樣大規模的戰爭，也未嘗打過敗仗，它以前的戰爭，只有一個敵國，且是比較脆弱的，例如滿清帝國及帝俄等。所以，日

本人民，如果發出的反響與過去的不同，也並不驚奇。不但復員二百萬以上的士兵，會產生極大的反感，日本落伍的社會機構，也禁不住失敗的打擊。回溯一九三五年一位美國新聞家觀察着，日本雖然似乎很穩定，但文化界領袖焦慮得幾要瘋狂。東京及其他城市如遭大轟炸，日本軍隊如果逐漸遭受優良火力的壓迫，其情形又將如何？很可能的，將來戰爭中的幾年，對於改進日本將來的民族性，比昔日日本官方宣揚的忠心和迷信，尤為重要。

再者，日本在先前國家危急存亡之際，也曾有過大大的努力，也曾有過推翻頑武主義的傾向。我們如果抹煞這事實，或是加以誇大，同樣的犯着錯誤。舉例說吧，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年間日本參加第一次大戰所耗的戰費雖少，且是加入了勝利的一方，而國中到處發生搶米的暴動。這

民主意識的存在雖足重視，但即僅有極少數的民主主義者，日本帝國也可推測。極端反對人民統治的各方面，在微妙關頭時，也許覺悟他們不能夠在現有的領袖及政策之下繼續存在。其次，最可斷論的是，追求和平的運動，以及推翻現在日本政府的運動，就是各種衝突利益趨於團結一致的表现。因此，敘述一下日本國內的各種對立的局面，是有用的。這些分歧的意見，當日本潰敗的不可避免表面化時，在國內革命勢力中，立刻會佔相當地位。

一、大企業之反對軍部。大凡過去期待這兩團體破裂的希望，全被日本擴展勢力成功碰了壁。軍部一天表示他們的政策得逞，企業家和軍部的結合就有繼續的一天。但日本苟向危亡大劫方面走，大企業公司會和軍部疏遠，並設法挽救，以免同歸於盡嗎？幾年以前，這情形似很可能。

惟在過去十年中，建設重工業的顯明趨勢，以及自珍珠港被擊以後，主要企業家和軍部的密切結合，也許形勢造成，日本各大企業家甯願冒險完全失敗的危險，而不願自動面對建設民間經濟的任務。在這環境之下，大企業和軍人的破裂，也許是戰敗的結果，而不是原因。目前的任何齟齬，對於結束日本的侵略都是有用的。但上文的分析如果沒有錯誤，聯合國不能希望經濟的大結合，因為它和日本黷武主義太密切地結為一體，事實上覺得必需挽救他們和軍閥的聯合。

二、大企業反對地主。迄今為止，大企業家和地主，在半封建農業環境之下，成為密切的伴侶。這種結合，是依靠下列事實，如忠信順良的舊道德，以及人口的過剩，以至容易提高地租，並獲得便宜的工廠勞工。然而日本社會若果開始崩潰，

農民勇於要求改良其生活條件，那麼大公司的各部門，在極力改善其困難環境之下，也許會認識他們已臨到落伍的農業社會分道揚鑣的盡頭。當這決定不得不實現時，這些方面將體會到農業現代化中發展國內市場是可能的。就此國內市場之受限制，蓋因農民缺乏購買力，以致影響至一般的生活標準。

三、天皇及政客之反對軍部。雖然有人說日本天皇不喜歡一九四〇年的三國協定，天皇的顧問，也屢次對軍部的行動表示不滿，惟他們從來未有嚴厲反對侵略的表示。事實上，所謂自由份子曾擁護日本所有的戰爭，並十分知道如何和軍部朋比為好。然而，這並非說這些團體非委身於現在的黷武主義以至自己滅亡不可。苟使聯合國的攻擊，和日本人民的要求，表現相當力量，皇室及政客，或會擁護和平動

議以謀自救之道。

四、小企業之反對大企業。大小企業間的磨擦極大。但目前企業專賣者暢所欲為，蓋因戰爭促進了它們的同業同盟，並消滅了小企業。一旦戰敗的局面鑄成，碩果僅存的小企業，會歡迎結束戰爭的辦法，以免完全消滅。

五、軍界的磨擦。雖然一般趨勢莫不致力於強調日本的團結，但在軍部之中意見却極分歧。兩件特別驚人的行動，如一九三五年某一下級軍官刺殺軍事局長及一九三六年二月陸軍的叛變，參加此次叛變者有二十三個軍官和一千四百名士兵。軍人派在勝利中何可維持團結，而在戰敗時期不然。在軍事節節失利，眼看即將全軍覆沒之際，在軍部裏，可能發生各種各樣的經濟政治的思想，尤以大半軍隊在心理上可能發展大大的不安。至在陸軍和海

軍中，也有許多衝突的導火線。

六、農民反對地主。日本的農民雖然一般是馴順的，他們也會大暴動。在德川封建制度時，就發生過幾百農民的暴動。時至今日，環境雖已不同，暴動似仍可能。少壯派軍人和極端主義，以及軍部許多部份的叛變，都是與鄉村人民暗中有聯絡的。我們也不能輕視時常發生的佃農擾騷，更不能輕視佃農當歉收年頭之要求減少地租等活動。

這些都是日本農民反抗壓迫的總表白。外國人眼裏看到的日本農民也很神氣，但他太貧窮了，迫得賣女兒當娼妓。根據數字的統計，一九三六年時，百分之三十三點九的農家，是獨立的自耕農，百分之二十七點一是佃戶，百分之四十二是半佃戶。在農田總面積中，百分之四十五點五由佃農耕種，而百分之五十三點五由地主自

耕。不僅日本的農地極少，而農民担負甚大，如地租，利息，及人造肥料的成本等等。人造肥料是不能不用的，因為要盡量利用土壤而耕種。平均起來，佃農幾把他收成一半以上的穀物送交地主，換來的代價，即是田地的使用。佃農通常自備一切農具，種籽，肥料和他自己的住所，除田賦外，並繳納一切的課稅。

農民在戰時又增加了負擔，但目前的困難，若與以後可能發生的相比，還算很輕。雖然封建和順從的思想盛行於民間，到那時農民如果發動結束戰爭，這也並不為奇。這種運動，是將來和平所必需的，因為日本帶着現存的農業組織形態，除了成爲侵略國外，別的都無希望。

七、勞工反對大企業。目前工會在日本算是合法的。但工會雖然存在，日本的勞工運動實力甚微，尚不到工廠工人全數

的百分之十。實力不雄厚的理由顯而易見：諸如許多工人帶着濃厚的國家主義和封建的思想；政府干涉並制止勞工活動，鄉村人口過剩，以致勞工的供應源源不絕，小工廠的林立，以致阻礙工人的集中，以及雇用大量女工等等。後者亦關重要，因婦女們是順從的臨時工人。結果在日本工業界到處看到不可相信的低價工資，長的工作時間和惡劣的工作環境。

苟如壓制的辦法一旦停止，勞工運動在國民生活中，將佔重要地位，這並非不可能的，請看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間的各工黨的發展就可知道。日本最著名的工黨，「社會大眾黨」，一九三六年在國會的代表人數由三席增至十八席，迄一九三七年又增至三十六席。至一九三七年選舉時，「社會大眾黨」獲得九十萬餘票。若當戰爭危禍愈演愈兇，日本勞工很可能暴

亂並要求和平。

八、智識份子和少壯貴族反對落伍的社會秩序。十年以前，不少學生和反黷武主義者的團體結合一起。尤可驚異的，貴族的年輕份子也主張自由激進的原則。這種現象，足以說明日本社會之腐化，致使貴族中的智識份子相信維持現有國家機構的不可能，日本的將來，將像一七八九年的法國，若干份子可能成為變法的擁護者。

尚有一點，也可作為我們觀察的論據。蓋當日本歷史臨到危急斷續之際，日本智識份子和一些統治份子，總是最急功好義，逞身而出的。假使聯合國的勝利到了非常明朗的時候，則一切反對黷武主義的勢力之團結，能夠擊倒世界上最侵略最反動政權的集團。就是冥頑不靈的日本人，也會領悟到侵略以及造成侵略的環境，不但不能富國強兵，反而招致滅亡大禍。

我們應處置天皇嗎？

皇室問題，是我們研討日本政府機構最注意的一點。大凡主張不宜損害天皇威望者，認爲日本天皇在將來須和過去一樣保持其存在，除在天皇名義之下總攬一切外，日本沒有其他的政權有望執行其職責。也有人說，天皇本身，勤儉奉公，時常不齒軍部之行爲，奈被時勢所迫，不得不委曲順從。根據此種觀點，今日之天皇雖是黷武主義者的傀儡，他也可適用做日本戰敗之後反黷武主義者團體的傀儡。真的，這信念是基於下列觀點而發，蓋謂在有利益環境之下，日本可以發展爲一更現代和民主的立憲君主政體。又有人提議，日本天皇是國家團結和戰後困難時期中穩定勢力的最有效的標記。這一說也很佔勢力。

主張處置天皇的人反辯道，天皇個人的性格和嗜好無關大體，因爲皇室的存在

，以致黷武主義者自維新以來，得對日本人民賣弄玄虛，逞其鬼技。黷武主義者抓着崇拜天皇的幌子，等於是日本的納粹民族主義。他們以爲日本君主政體不能像英國皇室那樣作憲政的發展，並指出兩國歷史的異點。他們否定黷武主義者的傀儡，可以很方便地當反對黨的主人翁，並顧忌着，若不放逐天皇，軍部仍將利用其爲最有力的工具，而發揚現有的封建精神和侵略的怪謬思想。

我們批判上列二種觀點之是非時，必注意其主要問題，即日本人民是否願意天皇在戰後仍然存在着；至於我們要不要他的存在，僅是次要問題。假使日本大多數人民對天皇已失其信仰，那麼我們自然歡迎此種民意的轉變，因爲天皇對於發育日本黷武主義頗佔重要地位。假使日本人相信天皇的信仰已成明日黃花，他們也可能

表示其需要建立有效而現代政府機構的意向。這種過程，固有相當困難，然而最終目的若為民主與和平，一時的不穩定，似是應付的最少的代價。

另一方面，日本人民苟依舊相信天皇的神話，那麼聯合國要求推翻天皇，實為不智。因為日本的轉變，終究須由日本自己發動，我們僅能推波助瀾，促進日本國內已存在的或可能發生的和平與民主之傾向。萬一天皇只是個傀儡，那麼他之存在與否，都不是日本發展的要素。天皇如果依然存在，一切的一切，要看反黷武主義的力量，是否強大以杜絕天皇再成為黷武主義者的工具而定。若謂利用天皇的名義，將使日本人民運動的發展幻滅，蓋因天皇自己的偏見，就是反對真正民主政體發展的，這種看法很危險。我們和日本的將來關係，如果靠黷武主義者和非民主主義的

官臣派的鬥爭結果決定，是不會圓滿的。日本現在就存在着這種鬥爭。

另一附帶的問題是，聯合國是否堅決主張日本政府機構非完全改變不可，甚至在締訂的和平條約條文中，也要明文規定蕩平軍部勢力，或加強國會權限。假如這樣，試問憲法第三章第三條作何解釋，該條不是說明尊重一切人民有選舉其政府形式的權利嗎？羅斯福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二日發表聲明時，業已提到這個問題。他說過，「世界上凡是自由選擇其政府方式的國家，不曾自己建立了法西斯政府，或是納粹政府，或是日本軍閥政府的。因為這種形式的政府，是擄奪大權的產兒，繼之就要消滅自由……聯合國對這些方式的政府只說一句簡單的話，即絕不可再容其存在是也。因為大西洋憲章所包括的民族自決的權利，並不附帶有世界各地的

任何政府大殘殺的權利，或是奴役其本國人民及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民的權利。

這聲明雖已指出了本問題道義上的觀點，它並未說明可以用條約去掃除一切特殊的政治形式。訂立放逐天皇，修改憲法或廢止日本神道教的條款，在異於假定日本根深蒂固的政治體制，可能藉正式條約而摧毀。其實較健全的法法，似是採取一種政策，讓日本人民從我們言行中體會到我們對於特別實際的事物之感觸如何，蓋因戰敗的東京政府，可能十分注意勝利國的意向。有一英國外交家和一個日本學生論斷此問題而啓示着，我們需要一面威脅一面游說，這種雙管齊下的技巧須巧妙地運用。

日本將發生革命嗎？

預測戰後日本人民的態度，是不可能。日本之失敗，或許歸咎於黷武主義倒

行逆施的政策，或許會認為是因德國的崩潰，聯合國實力之強，而日本領袖私人鑄成了大錯。是否實行政變，政變的手段是採取比較和平的革命，或是採取革命，這問題日本人自己將有所決定。然美國應該了解和平民主之日本的誕生，需要肅清敗類，其規模宏大，涉及人民生活及政府的各方面。截至現時為止，在現代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國家會成功地剷除了國內封建或半封建的環境，而不經過內戰這個階段的。何況像美國許可而奉行的民主思想，在類似日本這樣國家裏，還是反動性的東西呢？

我們能爲日本幹些什麼？

無疑的，聯合國能夠多方面幫助日本建設新的將來，像在本文所指出者。然而大部份負擔仍靠東京自己的努力，因爲聯合國絕不會幫助建立新的黷武主義的日本

。另一方面，我們對於日本人的期望不可過於渺小，自己也不宜因缺乏信仰，而不信任新而初出茅廬的領袖。發展若干國際組織，也是重要的。這種組織且要儘可能的包括日本在內，現在無須詳述此種組織之目的，何況此項組織，大部份看日本戰敗之前歐洲的進展而定。但明顯得很，全世界和區域的聯合，對於處理經濟政治問題

極有裨益，至於處理關稅和貿易問題，對於和平日本的发展，實為重要。更其應當注意的，當日本戰敗之後，如欲亞洲保持和平，須設法使它現在的戰時經濟另外找尋一條出路。新途徑之發現，不僅是日本的責任，也是打敗日本的各個國家的責任。

戰後的日本

（載美國新共和週刊）

考倫作

美國沒有一個人相信對日戰爭可以妥協和議或類此方法了結的。這次戰爭不是這邊完全勝利，就是那邊完全勝利。關於這一點，無論孤立主義者或干涉主義者，保守黨或自由黨，國務院或經濟作戰部意見都是一致。他們也只有對這一點是意

見一致的。關於遠東的和平條件，大體上大家還都能同意。第一，本日的作戰機構應完全予以破壞；第二，日本所侵占的土地完全應交還原主；第三，日本人民，限於他們本島為活動範圍，不應鼓勵他們由工商業去謀取繁榮。像貝斯格魯和斐斐等各

人的看法雖不同，對這大體的計劃，却都能贊同。

可是，在討論到詳細計劃時，這三個權威却不能一致了。貝斯在珍珠港事件以前離開日本——即在他愉快的記憶還縈繞於懷的時候——主張以寬大的條件對付日本。我上月看過他寫的一本「暗殺威魯下的政府」，在最後一章裏主張日本除領有滿洲的富順煤礦外，以後仍可控制台灣和朝鮮。（可是朝鮮人將說什麼呢？）他絕端反對我們干涉日本的內政，他說天皇本身就是統治該國最好的人，他主要的觀點是擊敗日本後的道義和政治上的結果，較任何正式的條約更能保證和平。

格魯沒有談到和平條件，一方面他是受外界謹慎發言的限制，一方面也是認為要做一張虎皮毯，就先要捉住老虎，把它剝皮。他的「東京歸來」一書，大部都是

警告大家，這隻老虎是殘暴，兇悍，謹慎的野獸，非至它死，我們決不會安靜。可是那隻老虎是日本人的軍閥主義，而不是日本人民，日本人最後「也一定要享受文明人的自由，在國際交往中扮演一名角色」。格魯以前曾作過很動人的演說，可是這些演說收集在裝訂成書的書籍裏，却似乎太少，太像傳教的演說。

斐斐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也是一個大學教授，他是三個敵情研究權威中最激烈的一個。他在「遠東和平的基礎」一書中說：「我們要把日本整個國家轟炸，焚燬和掃射，使之只好完全屈服。」他說：「我們要破壞日本的主要城市和其整個的工業機構……我們要蹂躪其大部分國土，把日本人民留在斷非頽垣中！」——這樣，他認為可以「教訓日本，也可以治療遠東的國際癥結」。在我看來，只有一個溫柔

和書款氣因作者才力以為大舉屠殺是教育方法，是治病良藥。我們中有許多兵士為自身利害計，不願殺戮。如果在東京未夷為平地前日本就能投降，那麼德軍中十分人將減到自己可不必從事一種不愉快的工作了。

軍人的和平條件也比較斐斐所提的為寬鬆。他以為日本應剝奪其所佔的每一吋領土，也應剝奪其自卑滿駛進浦賀灣後所和平獲取的每一吋領土，其殘餘的海軍應予沉沒，其商船應交給中國人。以後它所選擇的領袖一如能使日本成為善良國際社會中的一員，那麼我們就立即會自動的援助它。——用借款，技術援助和自由參加世界市場的方式去援助它。

關於日本的一章是斐斐那本書中獨有的一部分。他也討論到中國的將來。有些人以為我們不能使中國太強，否則在來日

就會造成其對我們安全的威脅。斐斐氏對此種論調加以駁斥。對荷蘭和英國的殖民並不包括印度在內，印度不在其研究範圍之內。他對於這種論調是說。可是日本是最辣手的強盜。在現看來，似乎斐斐氏太用西方的邏輯和戰時的熱情去想日本了。他以為那種國家也會像歐洲各國所受的懲罰一樣而接受懲罰，它也會像德國在一九一八年罪有應得一樣接受懲罰，而此次日本所受的懲罰更甚於德國；以後它將悔悟，像一個被鞭斥後的孩子似的，人家將歡迎它回到家庭內。——這就是它所描摹的對戰後日本的圖景，關於這件事我所知雖比斐斐少得多多，而且我從未遠涉太平洋，我只好從所讀的書本上去窺見一切，可是我還有理由感覺日本人對於上面所說的歐洲的模型不會就範的。

報紙上似乎表示現在的戰爭中，沒有

歐洲的精神，華爾夫脫所採訪的瓜達康尼爾外兩日戰爭中的消息，即係一例。十一月十三日，有四五十架飛機被擊落。一個轟炸機上的駕駛員跳落在附近龍加海岸的海裏：

「一隻救生船遞給他們一根繩索，可是在兩個日本兵拉住那根繩索時，一個日本軍官把他們的手拉掉，於是雙方就高聲爭執。繩子又擲下來了。軍官再把他們拉着繩子的手拉掉，他們抗議，軍官轉過身去不理他們。他們放槍射中軍官的後腦，第三次擲下繩子的時候，他們把它抓住了。」

「那天晚上那裏有海戰，將來我們說孫子在學校裏的歷史課目中將讀到它。五艘美國的巡洋艦和八艘驅逐艦，駛進日本大艦隊中，所擊沉的日本船隻，較美國進攻的噸數還多，而且還能迫使日本船隻夜

撤。星期六早晨：

「瀾那海岸前而的那一片水，好像一個滿盛血漿的木盆，靜靜的在給赤道上的陽光裏瀾：：：數百名日本的水手，好像小的黑色影子在水面蠕動，他們對駛來的船隻放槍，希望還能和他們的救生者抵抗，最後他們有的自殺了，有的小心翼翼的鑽進水底，靜待溺死。日本的水手沒有一個有救生圈的：：：不過肯給我們救上來的日本人，一共只有二十五個。」

日本的海軍受了一點挫折，並沒有被擊粉碎，就已發生了上述這一件事。一旦他們一敗塗地，連日本不可征服的神話也發生了動搖，也沒有有人再信日本是神明的後裔，由神明化身的人統治。註定要實行八弦一宇的時候，日本人民的心理又將如何？我所知雖少，但我不能想像他們會像德人法人一樣的聽諸命運，安然回去製造他

們便宜的自行車和聖誕樹上的裝飾品，至少有一個時候，全國都要弄得頭昏眼花。

從日本的歷史上可以猜度出今後日本的動向來，至少可以猜度日本領袖想作怎樣的行動。十七世紀初，基督教在日本的南部流行，幕府相信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軍隊將繼教會而來。他們的補救方法，簡單而激烈，所有的外國人全都給他放逐了，凡堅持和他的信徒住在一起的牧師，也全都被砍了頭，他們命令所有當地的基督教徒——那時約三十萬人——於兩者中選擇，不是死，就是背教，據說大部分人，都願意死，只有在長崎港的那個小島上，允許幾個荷蘭商人和當地人民隔絕居住，該地與外界隔絕着，凡二百十六年。有一個時期，雖有數百萬農民餓死，而藝術却在日本欣欣向榮，如果日本在這次戰爭中失敗，其領袖也許會像德川幕府一樣的封鎖

其國家，可是也許鎖國政策會遭人反對，倒不是因為此半數的人民不得溫飽——他們對個人的犧牲從不反對——而是這種孤立已是不可能的了。

從日本歷史來看，以後它也許會走另一條路，在兩次危急的時期中，日本會轉換其整個的文化，十七世紀時它曾在中國學得文化，十九世紀時又借了歐洲文化。一九三〇年危機時，日本又轉向德國，這次却并不是去借外國的制度，而只是在歐洲去發現其國內之已發展的制度的支持和論證而已，日本實在較希特勒的德國更爲集權。許多人以為因爲西方的民主主義的祕密力量較日本的爲強，所以日本敗後，也許會回到西方的民主主義去，在格魯說戰後同盟國將「和日本國內等待已久，甚至現在還在等待這種機會的人合作」時，也就是包含這意義。可是抓住這種機會的

日本人是商人，銀行家，黨派政治家；農民痛恨他們，因為他們霸佔了日本的財富，軍隊也輕視他們，而且因為他們未經一點點掙扎就屈服，他們僅有的一點尊嚴，也已喪失淨盡。他們的時代早就完了。也許日本人全轉向共產主義，想模仿蘇聯，不過事實上日本國內簡直沒有任何共產黨存在，結果也許會成爲一個嚴格的日本式的共產主義，由皇室主持，而少壯軍官則算是人民委員會的委員長，可是做得却像神道教的牧師似的。

我們還要算到另一種可能性——因爲在這種日子裏，什麼事都會發生的——一旦慘敗，海軍完了，陸軍受了侮辱，甚至他們的宗教也粉碎了（因爲日本的教堂即係國家）國內的大部分人民也許會甯死不降，像他們在南洋的水手一樣。只有沒有

受過教育的人才會像那兩個因不准他們得救而槍殺軍官的日本人似的貪生怕死，其餘的人都會用近代的自殺方法代替切腹，這些依西方的標準看來也許是不可信的，可是日本人也以爲他們的軍事失敗是不可能的。

其實也許要到相當時間之後，我們才會擔心到上述的種種可能性。在戰爭繼續時，我們的政府可設計計劃，也許可以請教中國人。中國人的想法是和我們一樣的，但他們更明瞭敵人，而且現在他們是全世界最好的外交家。在美國人看來，日本是最後一個謎。我們現在所能肯定說的是締造和平並不是一個簡單或合邏輯的程序，即使日本慘敗，也許它依然堅持要用它自己的方式去決定其命運。

不能作姑息的和平

阿朋德著

譯自阿氏原著「太平洋憲章」一書

誰都不相信他的房屋或產業果真會遭
遇火災，但是深謀遠慮的人却一定要保火
險的。發動戰爭的國家，往往深信勝利必
屬於己，但深謀遠慮的國家，恆喜未雨綢
繆，對於萬一失敗，預先有所佈置，為自
己留一個後步。這種預留後步最好莫如在
敵國推動巧妙的宣傳，目的使萬一失敗後
，可以得到較為和緩的和平條件。

歷史不一定會重演，然而宣傳則往往
今古相同。一九一七與一九一八年之際，
美國民衆聽到一種宣傳，以為我們不是跟
德國民衆作戰，我們真正的敵人是橫暴的
德皇及其手下的軍閥。我們相信這種宣傳
，于是在戰爭方面勝利了，而在和平方面

却失敗了。我們今日之所以仍不免於戰禍
者，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與德國，現今就在美國散佈這種
宣傳，以防可能的失敗。這種宣傳的數量
一天比一天加多，其呼籲的範圍也一天比
一天擴大，很多的書籍與文章使美國人相
信我們不是與日本國民作戰，祇是對抗殘
暴的日本軍閥，與日本的少壯軍人，他們
才是侵攻珍珠港的主動者。柏林方面的宣
傳也是如此，說我們作戰的對象不是德國
民衆而祇是希特勒及殘暴的納粹領袖。

公然反基督教的納粹黨徒，和非基督
教的日本人，他們的宣傳工作者，竟大大
地利用着聖經。這種含有宗教性質的宣傳

提醒大家，聖經教人愛護敵人，對於失敗的敵國應有慈悲之心，我們不必心懷怨憤，讓上帝去懲罰他們。

敵國雇用的宣傳人員不僅在我們的大城市活動，并且散佈在農村及荒僻的地方。僅有居民七百八十八人的凡爾芒州某小城，就曾提到一個敵方的宣傳代表，現在此人已被永久拘禁了。

他姓皆口，出生在日本，一八九七年他十四歲時就來美國。僑居美國達四十五年之久，祇有一九三八年有三個月的時間，曾回國及漫遊中國與偽滿。在本世紀之初，他進過佛及尼亞等四個有名的美國大學，旋入奧白林大學研究院，得神學學位，於一九一〇年受牧師之職。

皆口曾一度任依里諾州却斯脫非爾城某教堂的牧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在中西部各州作推廣戰時公債及紅十字

會的運動。一九二一年他與凡爾芒州格羅佛城的一位美國女子結婚。這下屬於格羅佛，生了兩個女兒。一九二七年任該州批卻姆普的牧師，直到一九三八年，才回到格羅佛當傳道師，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以後。

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後一個月，我很詫異地發現白林登自由報載有兩欄皆口對新聞記者的談話，其要點如次：

「日本國民並不願意有此次的戰爭。他們係受少數的軍人所強迫，這班軍人並且控制着政府。」

「珍珠港事件係為若干狂妄少壯軍人所發動，他們却持着整個政府。說日本是黷武民族是不對的。」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皆口即在牧僧地從事宣傳工作，意欲影響美國民意，俾作調停中日戰爭的任務。他在奧林斯箴

言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云：

「很多人愛好和平，其中且有一部分是富於基督教思想的。他們曾經一再斥責日本的對華行動。我並不懷疑他們誠意及正當的動機。可是沒有人呼籲調協中日兩國的關係，更沒有人以愛好和平者的立場，作友誼的勞力消除中日兩國的隔閡，這是我覺得非常失望的。」

「假定日本是侵略的，中國是被動的，但助中國以對抗日本決不能造成東亞的和諧，也無法實現更高尚的生活。中日兩民族現在雖決裂，然而他們有終究無法分離的聯繫，且各有偉大的任務，要他們去各自努力。」

「美國人對亞洲大陸從來沒有領土野心，他們為什麼不能挺身而作國際糾紛的調解人呢？美國對中日兩國或可作下列的措詞：『我們希望在西半球締造一個優良

安全的國際社會，沒有互相排斥的壁壘，無需武備，各民族都能生活在互助的基礎之上。你們遠東也可以如此，蓋你們是鄰邦，而且血統相同，文化相同的兩個國家。』」

據悉皆口一九三八年從日本回到美國之後，其言論態度即在衛護犧牲中國的日本擴張領土政策，傳播着類似法西斯主義的思想。

我覺得他的議論，實令人可恨，遂致函白林登自由報，指出皆口這種口吻，乃是敵人在美宣傳一貫的理論，這類宣傳傳播甚廣，值得我們的注意，我並且要求該報編者，將我的函稿在報端披露。

這引起了很多的批評，甚至有人反唇相譏；可是兩月之後，皆口以危害美國和平安全之敵僑身份給官方逮捕了。並經官方宣佈，皆口多年以來，每月自紐約日本

總領事館領取津貼二百五十元，為日本政府作宣傳工作。

皆口的津貼，二倍於其當牧師所得的薪金。被捕之後，並在其家中搜到有關的文件與日記等，以及敵僑所不准保有的短波無線電機，照相機及大批照相膠片。

皆口的這種宣傳，不僅為日本戰敗後預留後步，且欲緩和美國人的情緒，俾對之作和緩的姑息和平。一九四一年夏天羅邱海上會談後，大西洋憲章中曾宣佈聯合國的作戰目的，日本人的宣傳即針對着我們這種目的而發。

大西洋憲章允許各國，不論戰勝國或戰敗國，都能公平獲得世界資源，又允許被壓迫於暴力之下的民族，有權自行決定其政治的形式，凡是侵略或意圖侵略的國家均將解除武裝。這是結束戰爭最和緩的條件了，如果較此再要和緩，我們不免蹈

過去的覆轍，贏得戰爭而失去和平，隔了十五年或二十年日德再來一次冒險。

美國政府與人民，十年來飽受日本這種宣傳的蒙蔽，十餘年前日本開始侵入中國東三省的時候，叫我們不要作任何粗率的行動，「讓日本財政界、知識界以及自由分子有一個機會驅除軍閥」。可是十年之後，我們却在珍珠港附近開掘墳墓，埋葬了二千八百名以上的美國海陸軍士兵。

此次不是僅對日本軍人的戰爭，這是對日本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戰爭。他們半世紀來就是靠侵略與劫奪為生活，再以劫奪到手的贓物為發動下一次侵略戰爭的本錢。

皆口的案件，本身算不得什麼，但由此證明敵人不惜利用牧師與傳教士，為求得和緩的和平而散播宣傳，這是不容我們忽視的。明白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不知警惕，或許又要贏了戰爭而失了和平。

中 央 銀 行

副總裁	總裁	分行處	總行
陳 張	孔	要 國	重
嘉	祥	城 內	慶
行 璩	熙	市 各	
		重	

交 通 銀 行

為 各 廠
謀求戰後復興之準備解決添購機器之困難

舉 辦
工廠添購機器基金存款

存額： 至少國幣十萬元
期限： 至少一年但得分期繳存
利息： 照本行定期存款利率計息

訂 有 優 待 辦 法

出版 報導

戰後復興問題

蒲耀瓊

亨利·嘉敦 (Henry P. Jordan) 主編
一九四二年華盛頓出版

無論此次世界大戰結果如何，戰後將有巨大之變動則無疑問。所有參戰國家之人力物資，耗費不知凡幾；一旦烽煙消滅，各國將猛然驚覺其所處境過之困難。工業，金融，社會制度等皆需重行組織，以期適合戰後生活。戰時生活程度之降低，戰後必須立即設法補救。戰後軍火工業之停止，必致引起大量的失業，因此救濟失業問題，必須有一全盤計劃。至於戰時金融之反常，國際貿易之中斷，皆待戰後設法使趨於常軌。凡此種種祇不過戰後問題之一部，其他困難問題實不勝枚舉。所幸者，各國政府當局以及在野學者，已開始對此種問題有詳盡之研討，並有所準備。

本書即集美國政府與學者對戰後建設世界之意見與方案。

全書共分四部。第一部討論尋求和平之基本問題，共包括兩篇文章，一為愛格頓 (Clyde Eagleton) 之「基本原理與問題」；愛氏意見，以為欲求戰後之持久和平，為各國放棄一部分主權，從事組織一種較國家為大之國際機構，以阻止再一次之災難。另一篇為貝克爾 (Howard Baker) 之「大患之後」。本次大戰後，各大國人口增加率之減低，一般道德水準之降落，必遠較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甚，如何挽救此種威脅人類文明之事實；依貝氏意見，為戰後重建社會之要圖。第二部分討論有

對各種問題有詳盡之研討，並有所準備。

關歐洲問題，文共三篇；一為歐洲農工業之區劃，二為戰後歐洲小國之前途，三為歐洲之少數民族問題，皆為美國著名學者之意見，為重建歐洲之理論根據。第三部分討論美洲問題，有梅康乃爾（Donald W. Mc Connell）之「拉丁美洲之貿易競爭」，佛拉（Erich Hula）之「泛美洲主義」，嘉敦（Henry P. Jordan）之「由

經濟決定之西半球問題等文。第四部分討論政府與商業，內容包括黃金問題與世界貿易等文共四篇。第五部分討論權力政治。全書共三百餘頁。

此書之出版，無疑將使世人更加注意當前之世界問題與戰後復興計劃。中國為四強之一，對於解決戰後問題亦應有所貢獻，此書可供吾人參攷。

戰爭之研究

(A Study of War)

皎雲

琨賽。萊特（Quincy Wright）原作

一九四二年芝加哥大學版二冊二三頁加一七頁加一五五二頁

本書為芝加哥大學國際法名教授琨賽萊特作，分上下二冊。上冊主要討論戰爭之歷史，回溯至人類，原始及其發展之遺跡。但文字活潑新鮮，並不如一般歷史書籍之流於乾枯沉悶。關於戰爭之實際問題，如戰爭之消耗與影響，戰爭之死亡與損失皆詳加論列，旁及形成戰爭之動機與理論。上冊附錄中包括討論人類好戰性與

其他原始人類特性之關係，戰爭之常發性，戰爭之續持與急烈等問題之材料。第二冊開始即分析戰爭及其可能現象——如政治之緊張，非常時期法律，軍事行動等。依作者意見，歷來社會科學作家對於戰爭並無合理之分析，大多偏重戰爭之各種特殊情形（如戰時財政與經濟之處理等），極少分析戰爭之基本的因果關係者——馬克斯學者為例外。因此本書作者，力矯以往作家之錯誤，詳細研討戰爭之原因，列強之明爭暗鬥，各國政府之組織與戰爭之關係，法律，暴動，國家主權，國際訴訟各種問題，文化，國家主義，國民公論之各種衝突，其他關於生存競爭，人口問題，國家資源與經濟組織等皆在本書討論範圍之內。在詳細討論國際關係與戰爭之可能後，作者以如何遏制戰爭與建設永久和平世界為本書之結論。

現著。萊特為世界知名之國際法學家，本書又為其近年來之精心傑作凡研究國際政治者不可不讀本書。當此全球戰雲密布，無數萬人民痛苦呻吟於敵人鐵騎之下，本書實足為人類指南，使吾人自戰爭苦海中達到和平之坦道。

本刊優待直接定閱辦法

- 一、直接向本社定閱不寄免收郵費掛號每冊另加三元
- 二、學生及軍人定閱本刊照定價八折收費
- 三、聯合定閱本刊在十份以上者照定價七折收費
- 四、直接定戶在定閱期內概不加費
- 五、直接定戶直接購買本社出版書得享八折優待
- 六、直接定閱請逕函重慶大田灣四十五號

店商貨百渝元寶

需用日

有盡有應

號九三二路族民慶重 部市門

號六一二路西陝慶重 部理代

司公華華

疋布緞綢

裝服絨呢

貨百用日

路權民慶重店支路族民慶重店分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決議案

(一) 宣言

本會議舉行於空前最大戰爭之中，並於具有充分勝利信念之際，經將世界糧食農業各問題加以考慮，茲宣佈，本會議相信，免於糧食缺乏之自由，以期適應各國人民健康及體力上之需要，此項目的，可以達到。

一、第一步工作，更為取得戰爭之勝利，並將億萬之人民從暴政與飢餓中解救出來。在戰後糧食嚴重缺乏之時期中，避免飢餓之途徑，端在以緊急及一致之努力，設法節約消費，增加供給，並作最有利

之分配。

二、此時期以後，吾人應以同樣之一致努力取得並保持此免於恐懼與免於缺乏之自由。二者缺少其一，必不能單獨成就也。

三、向來世界未有足量之糧食可供各國人民健康上之需要，此非由於大自然之無知或殘酷，糧食生產必須加以大量擴充，吾人今已具備如何達到此種目的之智識，如何應用此種智識，則需每一政府每一民族具備想像力與穩定之意志。

四、貧窮為飢餓與劣營養之第一原因，糧食之增產必為無用，除非人類與各

國人民供給市場以吸收此增產之糧食。全世界經濟必須予以擴展，庶能生產足夠之購買力，藉為全人類維持一適當之食物。苟世界各國有充分之就業，與擴大之工業生產，同時剝削情形不復存在，而國內及國際貿易可增加流通，國內及國際投資與貨幣受有秩序之管理，國內及國際之經濟均能保持不墜，則所生產糧食定使全人類均能享受。

五、各國人民有無足量之糧食以維持其生命與健康，此應由各國首負其責；應採取何種步驟以達到此目的，亦皆視各國之決心。惟望全世界之國家通力合作，然後每一國始能充分達到其目的。

六、吾人茲向各有關政府及當局介紹本會議所有關於調查及提案之檢討與決定，並敦促對本會議所及範圍以外之有關問題，及早見諸一致之商討。

七、走向免於缺乏之自由之第一步驟，切勿等待其他各問題均得到最終解決之後。每一方面之進展，必能加強並加速其他各方面之進展。已經開始之工作，必須予以繼續。戰事一告勝利，即可採取各種堅決之步驟，目前即須準備一切。

(一) 執行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各決議案之臨時及永久委員會

理由：

一、免於缺乏之自由難以達到，苟思想相同之各國不齊一步驟，以求生產之擴充與改善，就業之增加，消費水準之提高，與國際貿易較大自由之建立。

二、為達到免於缺乏之自由，本會議所有關於戰後時期糧食及其他農

產品之生產分配消費各方面提案之有效實施，實為之重要之條件；參加本會議之各國政府及當局，創設一永久性機構，亦為必要之舉。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建議：

一、凡參加本會議之政府及當局，應認識，並應以正式宣言或協定的表示其對於本國人民，及各國互相之間，應自此以後，負責通力合作，以提高各國人民之營養水準及生活程度，並將工作進度提出報告。

二、凡參加本會議之政府及當局，應就糧食及農業方面，設立一永久性機構。

決議：

一、為對本會議宣言及各特殊建議案

中所提出之前述及其他合理之目的，採取實際步驟，以期完成起見，應設一臨時委員會，作執行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所通過之提案。

二、凡參加本會議之政府及當局，應有權指派代表一人參加該臨時委員會，臨時委員會並應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以前，在華盛頓成立。

三、臨時委員會應注意戰時緊急情形，並以其所認為適當之組織與人選，執行該會之任務；並應擬訂原則，包括該會開支在內，暨向各會員政府提出預算及經費分擔表。

四、臨時委員會應以向各會員政府及當局提供擬議及建議為職掌：

(甲) 關於糧食及農業方面永久

性機構之明確計畫；

(乙) 各參與國應就本案建議第一項所提及之正式宣言或協定中，認識其應擔負之義務；

(子) 提高自國人民之營養水準及生活程度

(丑) 改善農業生產及分配之效率；

(寅) 儘量依可能情形，與其他各國合作，以求達到前列之目的；

(卯) 應按期通過永久性機構向其他參與國提出關於前列事項之辦理進度之報告

(丙) 凡關於使本會議各建議案

發生效果所需之建議及報告。

五、臨時委員會於準備永久性機構計劃時，應充分考慮左列各項：

(甲) 永久性機構對於其他各國際已經設立及此後設立之糧食與農業方面及其有關之科學經濟，暨其他各方面各團體間之聯繫及其聯繫之方法；

(乙) 規定凡未派代表參加臨時委員會之政府，得依一定秩序，參加為永久性機構之會員。

六、臨時委員會於考慮永久性機構應有之職掌及責任時，應注意下列項：

(甲) 科學的技術的社會的經濟

的研究工作之促進；

(乙) 情報之搜集與傳播，及服務交換之供應；

(丙) 向各會員政府及當局，提出關於下列各項之建議，以資辦理：

(子) 營養；

(丑) 糧食及其他農產品之消費標準；

(寅) 農業之生產分配及保藏，

(卯) 農業及糧食方面之統計及經濟研究；

包括農業與世界經濟關係之研究；

(辰) 糧食及農業方面之教育與推廣工作；

(巳) 農業信用；

(午) 農業人口及農田勞

工問題。

七、此外，臨時委員會考慮永久性機構有下列各方面職掌之規定：

(甲) 農業資源開發，及必要時農業生產之改造；

(乙) 農業合作運動；

(丁) 土地租佃制度；

(戊) 本會議所建議之其他各種題目。

八、臨時委員會應同樣考慮有關永久性機構應行處理問題之各種初步統計，及研究工作之發動。

九、永久性機構成立時，臨時委員會即認為業已取銷。

十、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工作完成後，關於設立臨時委員會之任何初步必要事宜，應請美國政府酌量

辦理之。

(三) 各國食物之改善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經若干代表團所提關於世界各國消費上之缺點，及糧食與健康之關係之報告，加以檢討，並深感適當之糧食，對於減少之疾病與死亡率，及保持健康上所佔地位之重要，認為：

- 一、對所有人民供應其避免疾病，並達到良好體健之初步必需品，為適當的生活程度之首要條件；
- 二、前列必需品中最主要者，即為適當之糧食，應於最短可能時間，使各國所有人民均能獲得之；
- 三、關於各國營養不良情形之存在，及其對於可防止的惡劣體健之必然的影響，已取得充分事實，足資證明；

民聯國糧食農業會議建議：

- 一、凡參與本會議之政府及當局，應：

(甲) 立即依照本會議各種決定中簡列之原則及目的，辦理增加糧食資源(註一)及改善人人食物之工作，並各向其合民暨參與本會議之其他政府及當局，宣佈其辦理此種工作之用意；

(乙) 按期並通過本決議第二案所建議之永久性機構，相互提供關於各該國營養情況及進行中改善辦法之報告。

(註一) 凡各國政府其土地全部或局部為敵入武力所佔

領者，此點顯屬不可能之事。

(四) 軟弱人民之食物

理由：

一、軟弱人民，如懷孕及哺乳婦人，嬰孩，未入學及在學兒童，未成年者，工人，及低收入者，均有特殊需要。

二、低收入而有多數兒女之家庭，尤具有軟弱之特性。

三、對於此類人民，應以各種社會的，經濟的及健康的方法，加以補給。

四、廣泛之經驗表明，凡以直接方法對不適當之食物加以補充者，反為經濟有效。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建議：

參與本會議之若干國家及當局，應對上列軟弱人民，積極設法改善其食物。

(五) 惡劣營養及疾病

理由：

一、惡劣營養，為人類效率遭受廣泛障礙，及大量衰弱疾病發生之原因，減少身體對於癆病之抵抗力，並促進通常疾病之發生及嚴重性。

二、惡劣營養之人口，其嬰孩，兒童，母親之死亡率，常較優良營養之人口為高。

三、糧食消費僅維持於足以防止惡劣營養之水準，仍不足以促進健康與幸福。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建議：

一、凡參與本會議之政府及當局。應

(甲) 發動或繼續研究惡劣營養

與體健體力受害之關係，特別致查，就構成國家嚴重之健康問題之一切疾病中，不適當之糧食消費，在造因上究佔何種地位。

(乙) 注意對健康與幸福，暨取得並保持健康與幸福之營養上及各有關因素，加以研究。

(丙) 攷慮最有效之方法，對各部分人民傳播合理營養之智識。

(六) 營養素缺乏之疾病

理由：

一、食物之不斷改良，足以產生較好之體健，結果並可祛除若干特種

之營養素缺乏病，對於此種疾病，如能施以迅速一致之攻擊，則許多不必要之痛苦從而可以避免。

二、吾人營養智識之進步，對於一般因食物中缺乏某種要素能引起之疾病，可加以發現，有效的治療，並防止其再發。

聯合國糧食營業會議建議：

一、參與本會議之若干政府及當局應立即設法：

(甲) 確知各該民族中常發之某種營養素缺乏病，

(乙) 以食物及治療上之方法，加以處理。

(丙) 採用適當步驟，以防止其再發。

(七) 各國營養事業組織

理由：

一、欲求不斷改良各國之食物，祛除營養素缺乏病，並達到良好之健康，各國政府必需採取一健全之糧食及營養政策。

二、此種政策之實施，必須受指導於一中央權威，負有特殊之能力與責任，能對營養科學依各國情形予以引用，並向適當之當局提供有效之方法，以資向社會各部分擴充其益處。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建議：

一、凡參與本會議之政府及當局：

(甲) 如各該國尙未有營養機構之設立，應即設立之並賦以確查糧食消費習慣，及各部分人民營養情形之職責，此種機構，應由健康

、營養、經濟、農業各當局，暨政府及消費者之代表等參加組織；並須予以適當之經費及便利，以便有效的進行工作，應使主管當局將各種建議提使公眾暨農業及決定經濟與社會政策各有關之政府機構加以注意。

(乙) 重新考查現有機構，遇必要時並加以改組，所有關於健康、農業及營養之立法，並加以檢討，務期便利糧食及營養政策之敷施行。

(八) 情報及經驗之交換

理由：

一、依經驗所表明，營養機構因按期交換有關所採之方法，遭遇之困難，及成就之進度之意見及情報，而得益不淺。

二、凡參加同一工作之各國政府，自有通力合作之願望，以期糧食消費，不僅就某一國家內各部分之人民中，並可就全世界各民族中，得到平等。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建議：

若干國家之營養機構，應交換情報及經驗，遇必要時，並相互給予直接補助，或通過本決議案第二案所擬議之永久性機構，向之提供關於各國食物習慣與營養情形之調查結果，及提高全國人民糧食水準之辦理成效等報告。

二、若干國家營養機構之代表，應在

永久性機構指導之下，經常集會，以資交換意見，並提出建議，務期用國內的及國際的行動，以便利其工作之進展。

(九) 食物標準

理由：

一、規定糧食供應增加之程度，並規定實施之食物改善之性質及程度，係屬必要之事。

二、此種規定，最好應以基於科學的證明之食物標準或津貼為其內容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建議：

參加本會議政府及當局，應採用食物標準或津貼制度，以為其糧食與營養政策之最高標的，此種食物標準或津貼，應以糧食數量及性質含有進促健康之營養之科學的估計為基礎；此外

並應將此項標準與較切近之目標，加以明確之劃分，蓋從者必須改善人民糧食供應之實際可能為其依據也。

(十) 現有各機構之合作

理由：

一、此次戰爭以前，多數國家已有國家營養機構之設置，關於各國及各區域內食物改善及糧食消費水準之研究，若干國家及國際的健康機構，已有頗多之進步。

二、為迅速接近本會議所定之目標起見，必需對上列機構所得之情報及經驗加以充分之利用。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建議：

凡設置本決議案第二案所建議之永久性機構，該機構任何擬設之區域分支機構，暨各國營養機構時，均應對現

有關於糧食健康營養之國際的區域的或國家的機構所有之工作及經驗，加以相當之注意，此類機構之尤作，應充分設法利用之。

(十一) 非糧食之產品

理由：

一、若干非糧食之農產品或海產品，在調和程度內，亦為人類健康福利之構成部分，應與糧食加以同等之注意。

此類產品，各消費國必需有經常適當供給，生產國必須能使其農企業適應世界之要求，二者均至重要。

三、關於未來若干年內，世界所能消費此類特殊產品之精確數量，本會議尚未能得封結論。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建議：

四、許多不適宜於生產糧食之國家及區域，其所生產之其他主要農產品及海產品能銷售於國內或國外市場時，常成爲其收入之主要來源，此類收入，大部分決定此類國家及區域有無取得適當數量之適當糧食之能力。

一、本決議案第二案所建議之永久性機構：

機構：

(甲) 參照各國之不同氣候及其他有關情形，研究世界各國發展某種非糧食之農海產品之最低程度消費標準之可能性。

(乙) 設法早日開始廣泛研究全世界對於此類特種農產品之未來可能消費數量，並

注意各種綜合產品，及其他代替產品，對於此點可能發生之影響。

(丙) 對於不適宜生產糧食之區域，如何在依據本會議之世界營養普遍改善中，得到享受，應加以特別研究。

(十二) 短暫時期內生產之

改革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建議：

爲初步克服糧食之普遍缺乏起見，各國應依一般需要，並就其個別情形所需要或允許，盡量設法增加人類所直接消費作物之畝量，並延緩其已破壞之牧畜事業之復興，——無論此種復興意識將

如何重要，——及可能與主要糧食競爭畝量之其他物品之生產等工作。

二、凡各國其農業已受損害者，應於戰後最近期中，充分利用其農業資源，以期實現糧食生產之迅速增加；即使此種工作或將招致長期所需要資源使用之停頓。

或延緩其在技術上經濟上營養上有利生產之政策之恢復，（例如，於歐洲，戰後數年內，或需集中於菜蔬，穀類，及其他生長較速而每畝所得之克林（Calories）數量亦較牧畜為多等物品之生產）。

三、依上列目的，凡未受敵人蹂躪，其生產較多於常態產量之各國，應（甲）短期內維持此項生產、（乙）如情形可能，而運輸與生

產工具等均屬便利時，應繼續增加生產，以期協助解決非常時期之需要

四、戰後糧食缺少可能發展之程度，須視戰事發展及收獲情形而定，因此之故，凡各國未受敵人侵入者，應在目前至戰爭結束期中，繼續努力生產戰時其他各國所需物品，並同時依戰事努力上之需要，生產足量物品，以供本國消費之用。

五、如國中有舉辦能力者，應於目前戰後最近期內，盡量對糧食增產上所必須之農田機械，工具，肥料及其他原料（包括改良種子）之生產，盡量設法擴充，並在戰時緊急局面可能情形之下，盡量設法協助農業生產國獲得此類物品。

(十三) 短暫時期內之聯繫工作

理由：

- 一、本會議一致之意見，認為雖經悉力設法增加生產，而主要糧食，及若干其他農產品，暨生產必須工具如肥料機器，以至國際運輸工具等之供給，在戰事停止後數年內之過渡期中，必均不能適當應付各種基本之需要。
- 二、為保持生命起見，應從可能獲得之此類供給中，以平均分配方式，獲取其最高限度之利益。
- 三、因壟斷行為，或因糧食、生產工具，及其他必須品（包括工業品）等價格受供給不足，競購無限制而致之劇烈波動，所引起社會

及經濟病態，在生產及消費者之一致利益觀之，均須設法避免。

- 四、為全體之公共利益計，目前戰時在敵人佔領下之國內，一經解放之後，所有農業生產，應以最大可能速度，予以健全恢復。
- 五、以上目標，必須各國政府對刺激生產，及分派供給，採取一致之行動，始能達到。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建議：

- 一、凡參與本會議之政府及當局，直至戰後缺乏問題停止以前，應確認其下列之共同責任及一致行動：

(甲) 無論現在或將來，凡此類擴充工作可以經濟的奏效之各國，除戰爭緊急情形外，應以一切可能手段，

增加必要糧食及其他主要農海產品之生產。

(乙) 此種產品之運輸，分配，與利用。

(丙) 戰後物品，必然的普遍缺乏情形之下，糧食，生產工具，及其他必需品（包括工業品）等價格之投機與劇烈的波動之防止。

(丁) 戰後的農業的重新調整，以期實現全世界生產與消費之一種進步而平衡的擴充局面。

二、前述之政府及當局，應個別的或共同的，以會議或其他方式，運用國內的或國際的種種必要方法，以求此種原則之實施與目的之達到。

(十四) 短暫時期到長久時期之過渡時代的生產調整

調整

聯合國糧食農業會議建議：

一、凡農業遭受損害之國家，應累進的限制其資源之短期分配，以求更切近的適應，以較優營養及較大之生產效率為目的之長期計劃（例如，在歐洲若干區域，儘可減少穀類生產，而增加乳類產品之生產，養牧畜易於恢復故也）。

二、凡因戰時免受敵人蹂躪，戰後短期間內已在作超出常態產量之生產，或因已另闢新生產途徑之國家，為適應長期之配合之生產計劃，以期在國內與國際均獲得較

書新版出社本

好糧食之世界標準，此類資源能
作最優之使用起見，應對其農業
資源之分配作累進式之調整。

(未完)

美國政治經濟 何鳳山著
國際公法之原理與將來

董霖譯
董霖編著

中國憲法 董霖編著
董霖譯
秋來時候(小說) 李素譯

中國國籍法 董霖編著
世界聯邦之理論與計劃

中山文化教育館譯
周子亞著

使節與領事 周子亞著
地緣政治與心理政治

李光夏編著
外人在華之法律地位

苑書方北

陪都圖書業後起

經售各地出版書籍
代辦全國各種刊物

特設郵購部

竭誠為讀者服務

手續簡便

寄件迅速

備有目錄

函索即寄

起之秀！

地址：重慶中三路一二八號

廠 紗 豐 豫

布 棉 紗 棉 營 經

國 全 名 馳 良 精 品 出

灣 土 慶 重 址 廠

一 九 七 四 號 掛 報 電

路 森 林 慶 重 處 事 辦

天 廚 味 精 廠

味 精

為 戰 時 最 經 濟 之 調 味 品

副 產 品

糠 精 葡 萄 糖 澱 粉

廠 址 重 慶 貓 兒 石

辦 事 處 重 慶 森 林 路 十 六 號 二 樓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立創年四國民
處行支分地內

吉 安	香 陽	桂 林	昆 明	貴 陽	真 縣	榮 山	蕪 湖	重 慶
屯 溪	沅 陵	梧 州	貴 陽	西 安	五 通 橋	自 流 井	宜 賓	成 都

務業款匯款放款存款各種營經

迎歡誠竭願惠蒙如

重慶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資本一千萬元

民國十九年成立

總行 重慶陝西路口

電報掛號一五七九
電話一〇四四
一〇四五

分支行辦事處

成都外東葛泉街	重慶都郵街	雅安	太和鎮	南充	宜賓	貴陽	成都	上海	昆明	廣定
		五通橋	內江	遂寧	樂山	萬縣	西昌	瀘縣	合川	合江
			自流井	新都	合川	瀘縣	瀘縣	瀘縣	合江	合江
			三斗坪	新縣	合江	瀘縣	瀘縣	瀘縣	合江	合江
			重慶山洞	新縣	合江	瀘縣	瀘縣	瀘縣	合江	合江
			成都外南愛門街	新縣	合江	瀘縣	瀘縣	瀘縣	合江	合江

本刊徵稿簡則

- 一、本刊歡迎有關世界輿情，學術譯著，書刊介紹及文藝批判等類文字。
- 二、來稿不拘文言白話，務須繕寫清楚（勿寫兩面），並加新式標點，每篇以三千字為原則，但有特殊價值者例外。
- 三、譯稿務希附寄原文，如確有不便，必須詳註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點等。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得以筆名披露，但必須註明真姓名以備查考。
- 六、來稿一經採用，立即從優致酬，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已在他處發表者，雖經登載，恕不奉酬。
- 七、未經登載之稿，除預為聲明並附足郵票外，概不退還。
- 八、來稿請寄重慶大田灣四十五號本社。

國際編譯 第二卷 第六期

出版者 國際編譯社

社長兼主編 董霖

印刷者 中心印書局

全國各地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正中書局 青年書局 大東書局 世界書局 北方書苑 其他書店

每期刊廣告價目			本刊定價表				
全年一次付足八折收費	正文內	裹封面	地位	全年十二冊	預半年六冊	零售一冊	訂購冊數
				全年十二冊	預半年六冊	零售一冊	訂購冊數
	三千元	四千元	全	暫定	十四元	特種紙甲種紙乙種紙國內國外	郵費
	二千元	三千元	半	暫定	七元		
	一千元	二千元	四分之一	暫定	四元		
				暫定	二元		
				暫定	四角		
				暫定	八角		
				暫定	加		

八
九
〇
四
五

The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 Compilation Institute (I.T.C.I.) was organized with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reading public, the Institute publishes books, pamphlets, and periodicals. Intimate collaboration with similar societies abroad has been fostered and channels for the swift import of the latest publications in various countries have been explored and utilized. The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 are ready to comply with the requests of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associations to search for and collect specified materials in their behalf.

With a view to meeting the ever-increasing demands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 the Institute issues monthly the INTERNATIONAL DIGEST with Dr. L. Tung,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as Editor-in-Chief. The aim of this periodical is mainly to review current events of vital importance and to discuss plans for post-war world reconstruction.

Any contributions of manuscripts, articles or source-materials of academic value or popular interest will be appreciated.

Address of the Institute: 45 Ta Tien Wan, Chungking

Pr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DIGEST: \$10.00 per copy
(postage extra)